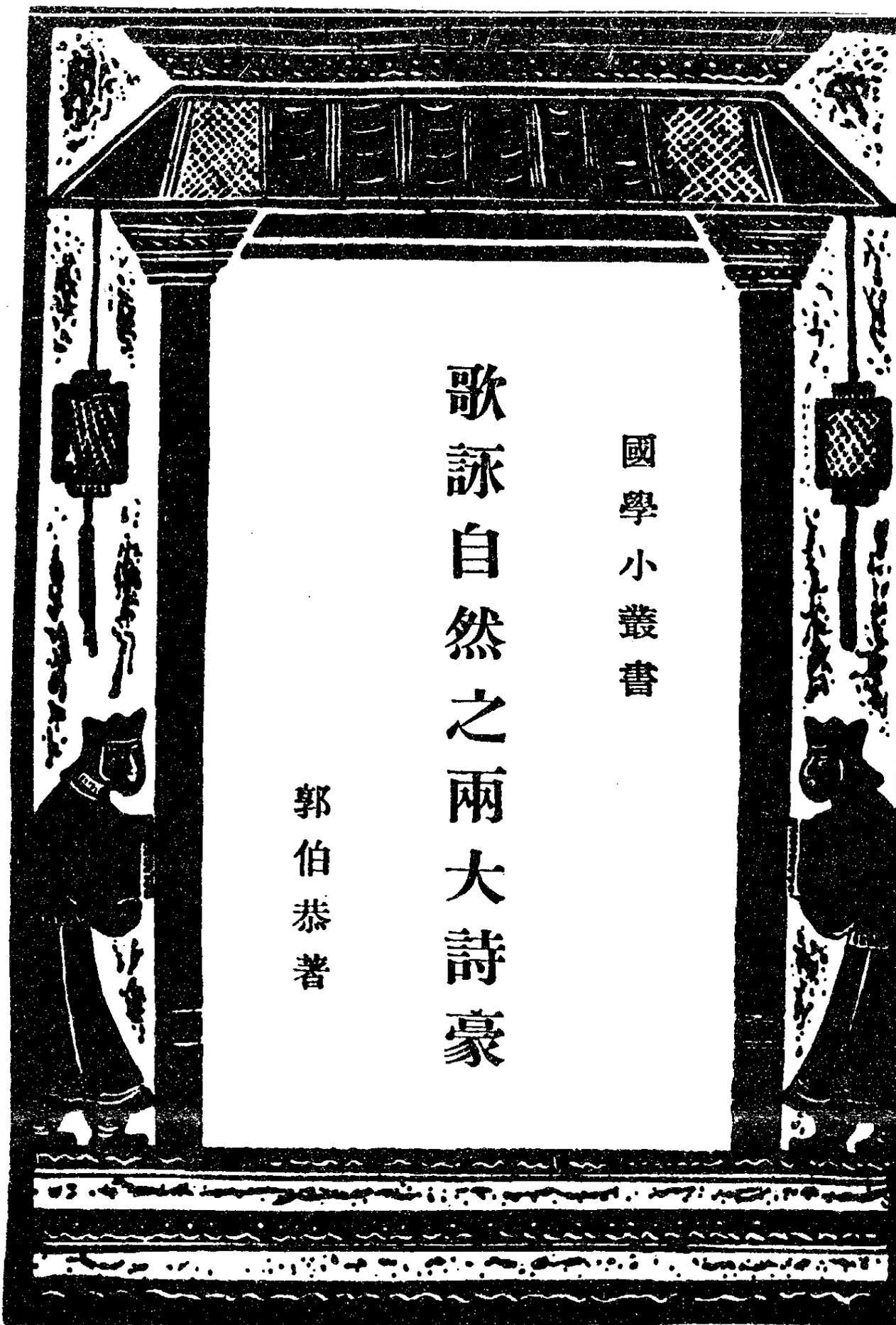


國學小叢書

歌詠自然之兩大詩豪

郭伯恭著



目錄

第一章 緒論……………一

第二章 陶潛之生平及其性格……………七

陶潛的生年名字世系籍貫說法不一——一生可爲只行得『自然』二字——物質生活之艱難——律己的精神基於儒學——情感是內蘊——對於家庭朋友之熱愛——閒情賦之個性表現

第三章 陶潛之人生觀與世界觀……………三二

陶潛的時代背景和社會思潮——陶潛的達觀的人生觀——由於質性，自然也由於社會環境所造成——樂世觀念並未澈底——理想境界的世界觀——桃花源記的超人社會

目錄

一

782.24
638
2

第四章 陶潛關於自然之歌詠……………四八

陶集的版本和偽作的誤入——現共存詩一百五十餘首——義熙以前關於自然的歌詠——義熙以後關於自然的歌詠——其他作期不可考者歌詠自然的詩——陶詩的評價

第五章 王維之一生及其美術……………六五

王維天才成熟之早——鬱輪袍新曲進身的傳說——菩提寺的幽禁——晚境的閒適——他的美術成就由於社會背景和地理上之關係——想像力之高超——南派畫家之宗

第六章 王維之性格與思想……………七七

少年時代的豪氣——對於英雄的象徵『寶劍』與『雕弓』的歌詠——社會的壓迫和佛教的皈依——情感之充溢——對於陶潛的景仰——理想的社會組織和陶潛相同

第七章 王維關於自然之歌詠……………九〇

王維詩的特徵——全集的編集及現存詩的總數——五絕中之自然描寫——五律中之自然描寫——五古和其他方面之自然描寫——一部分樂府也具有閒靜淡遠的特色——王詩與陶詩的分別

第八章 結論……………一〇六

歌詠自然之兩大詩豪

第一章 緒論

中國是文學的古國，也是詩歌的王國，世界上無論任何國家，都沒有它流傳的詩歌之多。四千年來，在這東亞大地上所開的詩歌之華，那一朝代不是一種獨特的性質而放異彩於世界的文壇？至於作者之數，篇什之量，適與它久遠的年代成一正比例：真是浩如煙海，不可勝計！就無數作家之羣中，而傑出爲一代之宗匠者，又不下數十；這數十位大詩人，因了個性及環境的不同，有的浪漫地高歌，有的感傷的苦吟，有的發抒了一己的情思，有的描寫了社會的一切，有的歌詠着自然的真美，有的詛咒着戰爭的罪惡。總之，或觸目興懷，或因時致慨，把宇宙的一切現象，凡人眼所能見心所能感的，統統用他們底彩筆，細心地，巧妙地，織成了美麗的文錦，繪成了有聲的畫圖。呵，他們雖早



已離我們而去，却永遠地與我們遺留下數千萬幅寶貴的詩篇，寶貴的藝術品！

我們很慶幸生在這個詩國裏，得欣賞這麼多的藝術品，我們感謝我們祖宗遺產的豐厚，我們慶祝我們古國文化的博瞻。在這多方面的詩歌中，差不多各派都有登峯造極的作家，都有斬將奪旗的大將；此外自然還有一羣擂鼓吶喊的小卒，圍繞着追隨着各派的大師，蔚然匯成了各代的文化大觀。在這流別紛歧的詩派中，我所最愛讀的，是豪放蒼勁與沖淡清和二派：前者多屬於歌詠戰爭一方面，後者多屬於歌詠自然一方面，我愛『天馬行空』一般的氣概，亦愛『逸鶴任風』一樣的態度。現在就講這後一派的代表作家——陶潛與王維。陶潛是晉代第一大文學家，也是歌詠自然的開山詩祖；王維是唐代唯一的自然詩人，堪與陶潛並駕而齊驅。與王維同時代或後出的，雖還有孟浩然、儲光羲、韋應物、柳宗元四家，陸游、范成大、楊萬里等人，也都以自然詩著名，但皆不及他的偉大，只算是這一派擂鼓吶喊的小卒。所以本書就推尊陶潛與王維，為歌詠自然之兩大詩豪。

本書的內容，就是將陶潛與王維二家的詩歌和思想，及在文學上的價值，來約略研究批評一下。陶潛的詩，鍾嶸詩品把它列在中品，可知在六朝時是被人看作第二流的，唐以後始被人稱之為

大家才確立他在文學史上的地位。王維的詩，因了同時代李白杜甫的傑出，彷彿也被人忽視，其實他是一位可與李白杜甫鼎足而立的大詩人。現在我們所研究的，是屏棄了過去一切的傳統論調，拿他倆的詩當作詩看，當作純粹的文藝作品看，完全用現代文學的眼光來估定他倆詩的價值。然前人的評語，有合現代文學的眼光的，也多所採取。

一時代有一時代的背景，由不同的時代的背景，而產生出不同的文學。晉代是中國大混亂的時代，文學思想也就因之與其他時代不同。先是匈奴、鮮卑、羯、氐、羌五族，自東漢以後，漸次徙於內塞，西晉末，先後佔據北方及西蜀，始於晉永興元年（三〇四），訖於宋元嘉十六年（四三九），歷百三十五年而始滅亡。那時華夏亂離，疆域不整，戰爭連年，因之中華的民族性皆習於晏安，尚老莊，好清談，不與現實的社會相接觸，而接近自然，表現很強烈的厭世思想。陶潛生在那個時代，親眼看着自己的祖國亂離不振，又不時受外族的侵凌，他底思想當然也要受很大的影響。但他並不十分悲觀厭世，他看透了人間的醜態，領悟了人生的真義，只悄悄地躲在大自然的懷抱裏，與自然相契合，一味『酣飲賦詩以樂其志』，跳出了當時玄學與佛學的霧圍，獨以自然主義的哲學相號召。這一

點我們不能不佩服他的大膽，又不能不佩服他的人格高尚。

王維的時代，雖不像陶潛的時代那麼混亂，可是他的晚年也是一個不太平的時代。七五五年以前的唐代，固是政治史上一個光榮的時代，高祖太宗而後，高宗玄宗兩朝，對於東西突厥，百濟，高麗，吐蕃，骨篤魯，高昌，龜茲，吐谷渾，党項，契丹，渤海等等的用兵，無所不用其極，差不多完全把他們次第征服——這真是威力遠播，一帆風順的時代。但不久大亂便來了，天寶十四年（七五五）安祿山一聲炮響，先後攻陷東西兩都，從此兵連禍結，又恢復了唐高祖武德元年（六一八）以前的騷擾狀態。王維的一生，因了前後時代環境的不同，所以他少年時代，便是一個英氣勃勃極熱烈於功名的人；晚年時代，經過了安祿山之亂後，深深地看清了世界的煩擾，於是便丟下了少年時代的奇情壯志，一轉而去皈依佛教，歌唱自然了。於此，我們可以明白愛佛固然是他的偏嗜，但也是社會逼他向這一方面走的呵。

陶潛的詩中，慣用『酒』『菊』『飢』『貧』一類的字，前二字多寫他自己的個性，後二字多寫他自己的人格。他性嗜酒，所以一提起酒，便高興的了不得；又愛菊，詩中提起菊，也是趣語橫生。

但因家貧，不能常得酒，於是一生多在窮愁中過生活，而『飢』『貧』等字遂組成了他全集中好幾篇有力的佳構。他寫詩的技術，只是輕淡地把一切自然的景物描繪出來，表現在他『自然真切』的詩格裏，並不帶一點滑稽，只是幽默，使我們坐在鄉村濃蔭的樹下讀了，彷彿喝一杯清涼的快劑，一陣微笑，會立刻蕩漾在我們的眉梢額角。

王維的詩裏，愛用『閒』『靜』『淡』『遠』一類的字，而這一類的字也可以代表他獨特的風格。他晚年得宋之間藍田別墅居住，輞水周遶舍下，有很多的名勝供遊憩，他與裴迪浮舟往來，彈琴賦詩，嘯詠終日。因了這樣的閒靜，所以大自然的一切就盡收在眼底，由他的畫筆描摹出來，便組成他一種『閒靜淡遠』的獨特風格。這種風格於短詩爲宜，本來剎那間的自然印象，最適宜用短詩表出；他既擅長描寫自然的美，那麼，短詩便成了他得意的工具，而他的五言絕句，於是也就成了千古絕唱。他的詩並不合什麼哲理，也不合什麼奔放的情緒，只如一陣清風，微微地拂過花徑，令我們坐在窗前的讀者，感覺到一股香馥的氣息，由鼻尖透進腦神經，立刻迅速地輕輕地沁透了心肺。

陶潛和王維歌詠自然的詩歌，乍看起來，彷彿枯淡似地，其實外枯而中膏，似淡而實美，真是又有情，又有景。這種文體，是外國的文字再也作不出來的；這種詩歌，在外國的詩人中也是絕難找到的。這在我們的詩歌史上真應該大書特書呵，它們是中國哲學與印度哲學化孕出的驕子！它們是外國所無而中國特有的有聲畫！

第二章 陶潛之生平及其性格

陶潛的生年名字世系籍貫說法不一——一生可爲只行得「自然」二字——物質生活之艱難——律已的精神基於儒學——情感是內蘊——對於家庭朋友之熱愛——閒情賦之個性表現

一

陶潛雖生在有信史可考的時代，但他的生年、名字、世系、籍貫等，竟言人人殊，莫衷一是。我們要替他作個傳略，反而無從下筆，這不能不說是我們史學上的一大污點。

他的傳記，最古者爲顏延之的陶徵士誄，沈約的宋書隱逸傳；前文是他初卒時所作，後文則作於他卒後六十餘年。後來有梁蕭統的陶淵明傳，李延壽的南史隱逸傳，唐太宗勅撰的晉書隱逸傳，及蓮社高賢傳。至宋則有李燾撰靖節新傳三卷，今其書已佚。有吳仁傑撰靖節先生年譜，今存有王

質著紹陶錄，中有栗里年譜，陶南村載入輟耕錄，今存。另據陳振孫書錄解題說，還有蜀人張續爲吳譜作辨證，惟今已佚，僅見元李公煥注中雜引數條。而李注所引年譜文，又有爲吳王二譜所無者，不知是何人所作。到了清道光年間，有丁晏作陶靖節年譜，陶澍作靖節先生年譜考異。前書僅對王譜有所糾正，似不會見吳譜；後書備列王吳二譜而加以考證，至爲博瞻。近人梁啓超古直二人，又作有新譜，材料均甚豐富。——他的傳記資料盡於此，以下綜合各種主張，分述於後：

關於他的生年，有四種不同的主張：

- 一、晉穆帝永和八年，壬子（三五二）
- 二、晉哀帝興寧三年，乙丑（三六五）
- 三、晉簡文帝咸安二年，壬申（三七二）
- 四、晉孝武帝太和元年，丙子（三七六）

他死於宋文帝元嘉四年，丁卯（四二七），古史各傳都如此說，已無疑意。若依第一說推算，其本年當爲七十六歲，這是宋蜀人張續的主張，見李公煥陶集箋注引。所據的是辛丑（四〇一）遊

斜川一詩『開歲倏五十』句來推算，逆數至晉穆帝永和八年，適如此數，餘姚黃璋曾著辨數則，力表贊同。但『辛丑』一作『辛酉』，『五十』一作『五日』。各本互有異文，自不能算作鐵證。陶澍靖節先生年譜異考即力闢其妄，故此說不能成立。第二說見古史各傳的記載，宋書隱逸傳云：『元嘉四年卒，年六十三。』蕭統陶淵明傳及晉書隱逸傳皆襲其文，吳王二譜和陶譜考異也都無異詞。南史隱逸傳與蓮社高賢傳不標年歲，惟僅云卒於元嘉四年。前面說過沈約宋書作於潛卒後六十餘年，按即開始於齊武帝永明十年（四九二）時代隔的那麼近，似乎沒有懷疑的餘地；但文選載顏延之誄只作『春秋若干』，顏死在宋武帝孝建三年（四五六），距潛之卒僅二十九年，然則顏當時尙不能確知潛之年歲，沈約何能道其詳？這當然不能令我們心服。況且陶集中未道及六十以後事，只說『偃俛六九年』（怨詩楚調）『吾年過五十』（與子儼等疏）『早終非命促』（挽歌）顏誄也說『年在中身』，可證他卒年不滿六十，各史傳都沿沈約之說，一誤再誤。第三說見梁啓超的陶淵明年譜，臚列陶集中自述年紀之語句，凡十二處；最重要者，除上舉三處外，還有辛丑遊斜川『開歲倏五十』，辛丑還江陵『閒居三十載』，戊申六月遇火『奄出四九年』三處。按遊

斜川辛丑一作辛酉，五十一作五日，前面業已說過不能作爲鐵證，梁氏爲符合其推算的準確，硬作『辛酉』與『五十』已屬牽強；而戊申六月遇火，各本明明統作『奄出四十年』，梁氏爲自圓其說，排定此詩爲潛三十七歲所作，奮脛改『四十』爲『四九』實爲無稽。至辛丑還江陵『閒居三十載』云云，依梁譜潛於戊戌己亥二十七八歲時卽爲鎮軍參軍，則辛丑『閒居三十載』的話更不能成立。近人陸侃如中國詩史左袒梁氏說：『陶集中紀年各篇，大都有異文，不能作證；惟辛丑還江陵『閒居三十載』無異文，依此推算，卒時年五十六，當生於三七二年。』是又未深究梁譜者也。第四說是古直的主張，以爲潛卒年五十二，故當生於此年。他斷定歸田園居『一去三十年』爲晉安帝義熙元年（四〇五）所作；又復摘取飲酒第十六首『行行向不惑』第十九首『是時向立年』及『亭亭復一紀』等句作根據。同時又因彌縫他的謬妄起見，大膽地改辛丑還江陵『閒居三十載』的『三』字爲『二』字，辛丑遊斜川的『辛丑』爲『乙丑』。像這種無有力的證據詔示我們，又無理的臆改集中原文，其淺識薄見，簡直等於胡鬧了。

以上四說，顯然都不可信；不過我們所明白的，是他卒年確不過六十歲，考之他集中各文所說，

還是可以肯定的。

關於他的名字，也有四種不同的主張：

- 一 宋書隱逸傳說：『陶潛，字淵明。或云淵明，字元亮。』
- 二 蕭統陶淵明傳說：『陶淵明，字元亮。或云潛，字淵明。』
- 三 南史隱逸傳說：『陶潛，字淵明。或云字深明，名元亮。』
- 四 晉書隱逸傳說：『陶潛，字元亮。』

我們通常皆以第一說爲是，但集中如孟府君傳及祭程氏妹文均自稱『淵明』，祭文固不應自稱字，而孟府君即孟嘉，實是他的外王父，該文誦述其從父及其母，似亦不應自稱字。然傳說他對於江州刺史檀道濟却又自稱『潛』。孟傳不著歲月，祭妹文係晉義熙三年作，而他對道濟事是在宋元嘉，所以吳仁傑主張『在晉名淵明，字元亮，在宋則更名潛而仍其舊字。』但梁啓超却說：『然古者「君子已孤不更名」，謂先生晚年改名，殆不近理。考先生五子儼、俟、佚、修，而賈子詩則舉其小名曰舒、宣、雍、端、通。是先生諸子，皆有兩名也。先生蓋亦爾爾，淵明其名，而潛其小名歟？』這兩種說法，我

們也不能確定到底那一種是對的，於此只好存疑。

關於他的世系，古史各傳及李公煥注引均認爲：

- 一 曾祖侃，晉大司馬。
- 二 祖茂，武昌太守。
- 三 父逸，姿城太守。
- 四 母孟氏，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嘉第四女。

除第四說他的集中有孟府君傳可考外，其餘三說都有疑問。他爲侃曾孫，見於命子詩，晉宋諸史皆無異辭，自元李公煥於贈長沙公詩序『祖同出大司馬』註云：『謂漢高帝時陶舍。』於是清閣若據及其子詠遂據贈長沙公詩序『昭穆既遠，已爲路人』二語，歷辨其非侃後。詠並爲自圓其說，以大司馬之『大』字爲『右』字之訛，右司馬則指漢陶舍。然李公煥雖以大司馬爲陶舍，而仍以灑爲侃曾孫，觀命子詩注引陶茂麟家譜可見。詠擅改原書以成曲說，實太牽強。詠又說：『侃廬江人，元亮潯陽柴桑人，其址貫不同。』攷潯陽郡，卽爲廬江所分，晉書地理志說：『永興元年，分廬江之潯陽，

武昌之柴桑二縣，置潯陽郡，屬江州。侃生於未分之前，潛生於僑立郡之後，史各據實書之，似異而實同。何焯讀書記，錢大昕讀陶詩跋，已力闢閻氏的誣妄，實無什麼可疑。第二說是晉書隱逸傳言「祖名茂」，而李公煥命子詩注，引陶茂麟家譜，以為「祖名岱，為散騎員外」；惟陶茂麟家譜僅見宋史藝文志，其書久不傳，且亦後出，恐不足信。陶譜考異有詳辨，似乎名茂為可靠些。第三說古史各傳均未提及父名，惟李公煥命子詩注謂：「父名逸，為姿城太守。生五子。」據陶集各文，知潛母孟氏，從弟敬遠母亦孟氏，皆孟嘉女，尙未知此孟氏是潛母抑是敬遠母。不見有其他兄弟，且至五人之多。又姿城不見地志，未知何所本。晉宋地志，皆無姿城，惟安城太守領縣七，吳孫皓寶鼎二年分置；宋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作「安城」，疑當以安城為是。陶澍說：「安城舊屬長沙郡，今為江西吉安府廬陵安福各境。府志載安福有陶淵明讀書臺，或幼隨父任讀書於此耶？」這樣看來，仍以安城近似。

關於他的籍貫，也是說法不一：宋書，昭明傳，皆說他是潯陽柴桑人，而晉書不載為失之。陶澍攷出他的故居舊說有三處：

一 名勝志曰：「君舊宅在柴桑山。晉史「家於柴桑，」即今之楚城鄉也。去宅北三里，有靖

節墓。唐白居易有訪陶公舊宅詩。」

二 明一統志曰：「元亮故里在新昌縣東二十五里。圖經云：「元亮始家宜豐，後徙柴桑，暮年復歸故里。」宜豐今新昌也。」與圖備考曰：「新昌義鈞鄉之七里山，有元亮讀書室，洗墨池，藏書塚，遺跡尙存。」

三 江州志云：「先生始居上京山星子西七里。戊午六月火，遷柴桑山。九江西南九十里，古栗里，今之楚城鄉也。舊碑題晉陶靖節先生故里。」

陶澍說：「攷集中有移居詩，及還舊居詩，其首句曰：「疇昔家上京，」則江州志所說爲信。當是始居上京，因火而徙柴桑之南村，後之還居上京也。圖經謂始家宜豐，未知所本。」梁啓超說：「移居二詩，不知何年作。李箋云：「靖節舊宅，居於柴桑縣之柴桑里。至是屬回祿之變，越後年徙居南里之南村。」又云：「南村卽栗里。」此雖揣測之詞，亦頗近理。」但梁氏又以上京別本作上荆，乃指爲荊州卽江陵，說潛僑居江陵者六年。可是他自己又發疑問說：「作參軍何故移家江陵耶？此不可解。」這是梁氏自己的矛盾。其實，我們覺得陶澍的話是不错的。

以上關於陶潛的生年、名字、世系、籍貫等，只能敘述這樣，我們不能再作詳細的考證，闕疑只好闕疑了。現在我們再進而敘述他生平的事蹟及其性格。

二

淵明是晉代唯一的大文學家，也是田園詩派的開山老祖。具着高超冲淡的性格，愛菊又好飲酒，並且游觀山水，徜徉自適，一生可爲只行得『自然』二字。蕭統傳稱他『少有高趣，博學善屬文，穎脫不羣，任真自得。』所居門前有柳五株，因號五柳先生。嘗著五柳先生傳，替自己寫照：

先生不知何許人，亦不詳其姓氏；宅邊有五柳樹，因以爲號焉。閑靜少言，不慕榮利。好讀書，不求甚解；每有會意，欣然忘食。性嗜酒，而家貧不能常得。親舊知其如此，或置酒招之，造飲輒盡，期在必醉；既醉而退，曾不吝情去留。環堵蕭然，不蔽風日。短褐穿結，簞瓢屢空——晏如也。嘗著文章自娛，頗示己志，忘懷得失，以此自終。

他不獨嗜酒，而且又愛琴；常備無絃琴一張，雖不解音律，每逢朋友約會喝酒的當兒，則撫弄以寄其

意說：『但得琴中趣，何勞絃上音！』他的志趣，是這樣的高超！

他少年時代，家很貧苦，『居無僕妾，井臼弗任，藜藿不給。母老子幼，就養勤匱。』（顏誅）因此，親故多勸他爲長吏，遂起爲州祭酒。不久，因過不慣官場生活，自己就回了；又召爲州主簿，不就。後來又爲鎮軍參軍及建威參軍，時間大概都不很長，就又回來。那時他本靠耕田自給，羸弱得不像樣子，於是爲生活起見，又打算出去做官。向親朋說：『聊欲絃歌，以爲三徑之資，可乎？』當時執事的人聽說了，遂以義熙元年（四〇五）補彭澤令。他這次要去做彭澤令，固然爲的窮，但是最大的原因，還是爲了彭澤公田之利，足以爲酒。於是初至任，便悉令公田種秫稻，以便釀酒。因說：『吾常得醉於酒足矣。』他的妻子固請種秬，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秬，五十畝種秠，他對於酒，是這樣的愛好！

然而他只做了八十幾天的彭澤令，便感覺着做不下去了。本想靠做官得點俸祿，誰知這種生活，和他的脾性頂不相容，反覺得不如挨餓來得痛快些。恰好這時他的程氏妹死了，於是爲奔喪，就丟了官跑回去。但傳說是當時郡遣督郵至，縣吏請束帶接見，他歎道：『我豈能爲五斗米，折腰向鄉里小兒！』即日解印綬去職。我們看他越窮越硬的態度，與仁慈和藹的襟懷，兩說似均可信。他的孤

高，真是千古第一人呵！有名的歸去來辭，便是這時的作品；其辭前一篇小序，就是他這次做官與棄官前後的事實和心理的自白：

余家貧，耕植不足以自給。幼稚盈室，餽無儲粟。生生所資，未見其術。親故多勸余爲長吏，脫然有懷，求之靡途。會有四方之事，諸侯以惠愛爲德；家叔以余貧苦，遂見用於小邑。於時風波未靜，心憚遠役。彭澤去家百里，公田之利，足以爲酒，故便求之。少日，眷然有歸與之情。何則？質性自然，非矯厲所得；飢凍雖切，違已交病。嘗從人事，皆口腹自役。於是悵然慷慨，深愧平生之志。猶望一稔，當歛裳宵逝。尋程氏妹喪於武昌，情在駿奔，自免去職。仲秋至冬，在官八十餘日，因事順心，命篇曰歸去來兮。乙巳歲十一月也。

蘇東坡評他說：『欲仕則仕，不以求之爲嫌；欲隱則隱，不以去之爲高。』誠然。我們看他把怎樣做官怎樣棄官的事實始末和動機，赤裸裸地寫出來，不會加一點掩飾，這豈是一般熱於富貴利祿，而扭捏捏說不願幹的人做得出的嗎？真如梁啓超所說：『這篇小文，雖極簡單極平淡，却是淵明全人格最忠實的表現。』

從乙巳年（四〇五）棄官以後，他便歸田爲農，耕田就成了他唯一的事業。在以前的時候，他還有野心想做官，經了這次試驗後，知道做官生活實無限痛苦，於是他才死心踏地的永不再做官了。後來他追述這時的事，還說道：『疇昔苦長飢，投耒去學仕。將養不得節，凍餒固纏己。是時向立年，志意多所恥。遂盡介然分，拂衣歸田里。』（飲酒之十九）依普通人的眼光看來，做官當然是光榮的事，而他竟以爲非常可恥，此所以他棄官以後，永遠與政治絕緣了。在耕田時，生活固然很苦，他依然還有暇豫到廬山去遊觀山水。那時廬山東林寺主釋慧遠集緇素百二十有三人，於山西巖下般若臺精舍，結白蓮社；他和慧遠交情很厚，慧遠邀他加入，他却謝絕了。但此後他和慧遠的交情，仍是很好。相傳有一天，他去看慧遠，剛到寺外，聽着鐘聲，不覺墮容，便折回去。法眼禪師晚參示衆云：『今夜撥鐘鳴，復來有何事？若是陶淵明，攢眉却回去。』張商英有詩云：『虎溪回首去，陶令趣何深！』謝無逸詩云：『淵明從遠公，了此一大事，下視區中賢，略不可人意。』（俱見梁僧慧皎高僧傳引）便都是因此而詠。又傳慧遠居山三十餘年，送客向以虎溪爲界，一天，送他和道士陸修靜，一面談佛法，一面走，不覺過虎溪數百步，虎驟然咆哮起來，他們三人因相與大笑而別。這兩則故事，雖不必盡信；

要之，他雖未入蓮社，而有相當的關係，是實在的。

義熙末（四一八），徵著作郎，不就。及劉裕篡晉自立（四二〇），他便完全做他隱士兼遺老的晚年生活了。從此以後，便不會離開故鄉一步，於州將中，惟王弘頗相周旋。蕭統傳載他這時一段故事說：

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，不能致也。淵明嘗往廬山，弘命淵明故人龐通之齋酒具於半道栗里之間邀之。淵明有脚疾，使一門生二兒舁籃輿，既至，欣然，便共飲酌。俄頃弘至，亦無忤也。——嘗九月九日出宅邊菊叢中，坐久之，滿手把菊。忽值弘送酒至，即便就酌，醉而歸。

宋書晉書及南史傳文略同此。晉書並說他窮得連鞋也沒有，弘叫左右給他脫下一雙，他便伸脚穿了。蕭傳又載：顏延之爲劉柳後軍功曹時，在潯陽與他情款；後爲始安郡，經過潯陽，天天招他喝酒，每次必酣飲致醉。弘想邀延之赴坐，彌日不得。延之臨去，給他留下兩萬錢，他完全送到酒店裏，慢慢地取酒喝。按宋書弘傳：弘以義熙十四年（四一八）遷撫軍將軍江州刺史。在州七年，宋文帝元嘉二年（四二五）始遷去，宋書延之傳：延之以宋少帝景平元年（四二三）爲始安太守，時王弘已在

州五年。上面的故事，當然就是這個時期內的事。此外，他交往的還有數人，晉書說：『其鄉親張野及周旋人羊松齡龐遵等，或有酒邀之，或邀之共至酒坐，雖不識主人，亦欣然無忤，酣醉便返。未嘗有所造詣。所之唯至田舍，及廬山游觀而已。』可知他晚年相周旋的，只此數人而已。又可知他晚年惟以喝酒爲事，不營生業，家務完全委之兒僕，未嘗有喜愠之色。他每逢喝酒至將醉時，便對客說：『我醉欲眠，卿可去。』爲了酒，往往把頭上的葛巾除下來漉酒，漉過了又復戴在頭上。可證酒之於他，實是一種特別的興奮劑。

元嘉四年（四七二）卒，古史各傳都如此說，這是絕無疑義的事。並且在臨死之前，他又寫下了絕妙的挽歌辭和自祭文；在挽歌辭裏說：『嚴霜九月中，送我出遠郊。』自祭文裏說：『歲惟丁卯，律中無射。』陶子將辭逆旅之館，永歸於本宅。』按丁卯卽元嘉四年，『無射』九月也，與歌辭意合，可證他是死在這一年九月裏。有子五人：長儼，小名舒，母早卒，妊氏無考。次俟，份，佚，修，小名宣，雍，端，通；母翟夫人，亦先淵明卒，但時期無考。他死後，顏延之爲之作誄，以『其寬樂令終之美，好廉克己之操，有合謚典，無愆前志。故詢諸友好，宜謚曰靖節徵士。』蕭傳，南史，及蓮社高賢傳因之，都說世號靖

節先生。

三

淵明一生的物質生活，實在沒有滿足過一天。未做官之前，他耕植不足以自給，做了官回來之後，仍是一個赤貧的農夫。有會而作說：『弱年逢家乏，老至更長飢。』可證他的一生，老是在飢餓中掙扎着。這首詩的序說：『舊穀既沒，新穀未登，頗爲老農，而值年災。日月尚悠，爲患未已。登歲之功，既不可希；朝夕所資，煙火裁通。旬日以來，始念飢乏。歲云夕矣，慨然永懷。今我不述，後生何聞哉？』淒酸之情，令人不忍卒讀。這種貧窮飢寒之苦，在他的作品裏處處表現着。如詠貧士之二：『傾壺絕餘粒，闕灶不見煙。』之三：『弊襟不掩肘，藜藿常乏斟。』飲酒之十一：『屢空不獲年，長飢至於老。』之十五：『貧居乏人工，灌木荒余宅。』之十六：『竟抱固窮節，飢寒飽所更。敝廬交悲風，荒草沒前庭。』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潁田舍穫：『貧居依稼穡，戮力東林隈。……飢者歡初飽，束帶候雞鳴。』我們看他窮得多麼可憐：住着透風的破房子，門前的荒草叢生着，衣不蔽體，灶不見煙，挨餓了很久，一旦吃得

了一頓飽飯，竟高興得忘了瞌睡，要『束帶』直候到雞鳴！又如怨詩楚調說：『夏日長抱飢，寒夜無被眠。造夕思雞鳴，及晨願鳥遷。』這四句是多麼的令人傷心！在晚間願天速明，到白天又願天速夜，那樣的飢寒生活，真是日夜難度呵！

但這還僅是平常的情形，後來他竟窮得常常沒有飯吃，以致於乞食。下面的一篇乞食，是他的記實詩；他的徹骨的窮樣，真令人掩卷唏噓，讀不終篇：

飢來驅我去，不知竟何之。行行至斯里，扣門拙言辭。主人知余意，投贈副虛期。談諧終日夕，觴至輒傾卮。情欣新知歡，興言遂賦詩。感子漂母惠，媿我非韓才。銜戢知何謝？冥報以相貽！

受人一餐，便感激得要『冥報相貽』，這夠多麼可憐！這裏，我們對於他的窮狀，彷彿有點不敢相信似地。實在，他是一位最真的人，由他的性情和他的作品可以保證，並且他對物質生活又沒有什麼奢望。如有會而作說：『菽麥實所羹，孰敢慕甘肥？』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說：『被褐欣自得，屢空常晏如。』雜詩第八說：『代耕本非望，所業在田桑。躬親未曾替，寒餒常糟糠；豈期過滿腹，但願飽粳糧。御冬足大布，麤絺以應陽。正爾不能得，哀哉亦可傷！』他的物質生活的企圖，僅是這樣的小！他晚

年在與子儼等疏裏說：『吾年過五十，少而窮苦，每以家弊，東西遊走，性剛才拙，與物多忤。自量爲己，必貽俗患。備俛辭世，使汝等幼而飢寒。』蘇東坡說：『淵明此語，蓋實錄也。』可知他的高呼飢寒，並沒有一點過分的誇張。而他的一生，僅一點小小飽暖生活的希望都達不到，真令後世萬千讀者，要爲我們的大詩人同聲一哭！

然而他雖窮，却不怨窮，只願常有『粳糧』『菽麥』吃足矣，並不羨慕什麼『甘肥』。他是『道勝無戚顏』（詠貧士之五）『憂道不憂貧』（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）的，所以他雖窮到要命，無論如何不肯屈節，不願向鄉里小兒折腰，正是他安貧的本來面目。蕭傳和南史載他一段故事說：

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，偃臥瘠餒有日矣。道濟謂曰：『賢者處世，天下無道則隱，有道則治。今子生文明之世，奈何自苦如此？』對曰：『潛也，何敢望賢！志不及也。』道濟饋以梁肉，麾而去之。

這樣窮得餓倒在床上，對於瞧不起的人的贈賂，任死也不願接受，性格是何等的高傲！蕭統評他：

論懷抱則曠而且真。加以貞志不休，安道苦節，不以躬耕爲恥，不以無才爲病，自非大賢篤志，與道污隆，孰能如此乎？（陶淵明集序）可爲深知淵明者。

他一生律己的精神，完全基於儒學。梁啓超說他是一位極嚴正，道德心極重的人，對於身心修養，常常用功，不肯放鬆自己；孔子說的『志士不忘在溝壑』一語，是他一生做人的立腳點。這種說法，極對。晉代文人尙清談，多假口老莊，蔑視禮法，而他於實踐方面，最重道德。如辛丑還江陵說：『養真衡茅下，庶以善自名。』詠貧士之三說：『朝與仁義生，夕死復何求。』可證他是一個道德高尚的人物。他本是儒家出身，飲酒篇是他自己真誠的自白：

羲農去我久，舉世少復真。汲汲魯中叟，彌縫使其淳。鳳鳥雖不至，禮樂暫得新。洙泗較微響，漂流逮狂秦。詩書復何罪，一朝成灰塵。區區諸老翁，爲事誠殷勤。如何絕世下，六籍無一親。終日馳車走，不見所問津……

當時一班人，皆祖莊生餘論，開口清靜無爲，閉口聲色貨利，而他獨對『重華孔子，耿耿不忘，六籍無親，悠悠興歎。』黃文煥稱之『漢魏諸詩，誰及此。解斯則靖節之品位，竟當俎豆於孔廡之間，彌朽而

彌高者也。』（俱見陶詩析義）可見儒學給與他的影響，是怎樣的大了。

他常將儒家的話身體力行，所以雖生在玄學與佛學的霧圍裏，却對於那些談玄的人物，表示極度的不滿。以爲他們是『終日馳車走，不見所問津』罵他們說：『咄咄俗中愚，且當從黃綺。』（飲酒之六）於是淵明自己就主張『不學狂馳子，直在百年中』（擬古之二）而對於進德的念頭與律己的精神，十分的迫切，十分的注意，一再的說：『先師有遺訓，憂道不憂貧。瞻望邈難逮，轉欲志長勤。』（癸卯始春懷古田舍）『歷覽千載書，時時見遺烈。高操非所攀，謬得固窮節。』（癸卯十二月與從弟敬遠）『前途當幾許，未知止泊處。古人惜寸陰，念此使人懼。』（雜詩之五）到了四十歲的時候，又特別聲明說：『先師遺訓，余豈云墜？四十無聞，斯不足畏。脂我名車，策我名驥，千里雖遙，孰敢不至！』（榮木之四）中年已竟過去了，對於先師遺訓，竟還是『千里雖遙，孰敢不至』，這是何等的勇猛，真是老當益壯了！林逋說：『陶淵明無功德及人，而名節與功臣義士等。』可證他的節操之高，爲當世所莫及。

他一生的得力處和用力處都基於儒學，有時雖窮得活不下，也不肯有一毫逾規的行動。所以

他安於環境，自樂其樂，住着破茅屋，蓋着檻被褥，三天吃不了一頓飯，仍是脩然自得。他這種獨特的人生見解，在他的文學作品中表現的很多。如移居之一云：

昔欲居南村，非爲卜其宅，聞多素心人，樂與數晨夕。懷此頗有年，今日從茲役。敝廬何必廣？取足蔽床席。鄰曲時時來，抗言談在昔。奇文共欣賞，疑義相與析。

飲酒之九云：

清晨聞扣門，倒裳往自開。問子爲誰歟？田父有好懷。壺漿遠見候，疑我與時乖。『縵縵茅簷下，未足爲高棲。一世皆尙同，願君汨其泥。』深感父老言，稟氣寡所諧。紆轡誠可學，違已詎非迷。且共歡此飲，吾駕不可回。

擬古之五云：

東方有一士，被服常不完，三旬九遇食，十年著一冠，辛苦無此比，常有好容顏。我欲觀其人，晨去越河關，青松夾路生，白雲宿簷端。知我故來意，取琴爲我彈。上絃驚別鶴，下絃操孤鸞。願留就君住，從今至歲寒。

這都是他晚年的作品。從『奇文共欣賞，疑義相與析』兩句裏，可以看出他老先生的好學精神。而在『三旬九遇食，十年著一冠』的窮況之下，他却是『辛苦無此比，常有好容顏』。這簡直是他老先生生活的自畫像了！此外，他還有一個很難得的妻子，亦能安勤苦，爲他主義上唯一的同志。南史說：『妻翟氏，志趣亦同，能安苦節。夫耕於前，妻鉏於後。』這樣一對安貧的農夫農婦，真可與老萊子夫婦後先媲美！

四

向來讀陶詩的人，往往以爲淵明真是一個『閑靜少言』、『忘懷得失』的寡情人，不知他實是一個最富於情感的人；惟他的情感是內蘊，不是外露，和屈原很相近，所以不容易爲人看出。梁啓超以爲他是一位纏綿悱惻最多情的人，算是真實的認識了他。梁氏舉出他集中祭程氏妹文，祭從弟敬遠文，與子儼等疏，說是可以看出他家庭骨肉間的情愛熱烈到什麼地步。又舉出移居之二和停雲四首，說是他對於朋友的情愛又真率又穠摯。這都不錯；尤其是停雲之一，寫他想朋友而不能

見，起坐不安的『搔首延佇』之况，更充分地表現出他真率的個性來。不過梁氏所舉者，僅是他這方面作品的一部分，所以我們於下面再約略的談一談。

淵明胸次高闊，情感濃烈，處處都表現着。我們看他讀了詩經上的黃鳥詩，便引起心中的悲感，而作詠三良；這種同情，雖然是間接的，亦足證他情感之豐厚。蕭傳及南史記他一樁故事，說他在彭澤做官的時候，送一個用人給他的兒子，隨身寫封信說：『汝旦夕之費，自給爲難；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。此一子也，可善遇之！』更可以看出他的同情心是到處充溢的了。因此，他對於鄉里，家庭，非常眷戀；在彭澤辭官時，所作歸去來辭開口就說：『歸去來兮！田園將蕪，胡不歸？』及至看見自己的房屋，便高興得跑步起來了。我們看他『乃瞻衡宇，載欣載奔；僮僕歡迎，稚子候門；三徑就荒，松菊猶存。攜幼入室，有酒盈樽；飲壺觴以自酌，眴庭柯以怡顏。』這種情景，正和詩經上說的『自我不見，於今三年』一樣。餘若感士不遇賦和自祭文，也都是他心坎裏的說話，至情的流露。歐陽修最推重歸去來辭，以爲江左高文，當世莫及；雖未免帶點主觀氣味，而實在說來，這一篇確是他的代表作。他的性情、意志等，都可以從這篇上面不費力的尋求得來。

四二〇年劉裕受恭帝禪，那時恭帝說：『桓玄之時，晉已無天下，重爲劉公所延，將二十載；今日之事，本所甘心。』本來元興二年（四〇三）桓玄篡位，全憑劉裕之力討平之，十八年後，劉氏始代晉爲宋，這在道理上說，劉氏不能算是刻薄。然而在那個忠君思想深中於人心的時代裏，誰也要感覺着劉氏是篡逆；所以淵明雖胸襟高超，也自然免不了對於覆滅的舊朝要眷戀。宋以後批評陶詩的人，都最恭維他『恥事二姓』這回事；固然我們不能像他們那樣認淵明作品幾乎首首都是悼念故君之作，但像他詠荆軻而想商山四皓，作述酒而言『豫章抗高門，重華固靈墳。流淚抱中歎，傾耳聽司晨……卜生善斯牧，安樂不爲君；平遠去舊京，峽中納遺薰。』寫擬古九章而有『忽值山河改』，『門庭日荒蕪』，『飢食首陽薇，渴飲易水流』之句，這不能不承認是他亡國遺臣的感慨。就以現代的眼光看來，這件事也並不足以降低他的人格，反正是他情感豐富之表徵；況且我們又不能站在現時代，去批評古時人的思想說他們是怎樣的腐敗。總之，證之淵明不可抑制的熱情，他對於故國的眷戀，是有幾分可信的。

他一生赤貧如洗，自然不會發生什麼戀愛的故事，所以集中寫男女情愛的詩，一首也沒有。惟

閒情賦一篇，是寫美人的唯一作品，似乎是他的遊戲之筆，序云：『初張衡作定情賦，蔡邕作靜情賦，檢逸辭而宗澹泊，始則蕩以思慮而終歸閑正，將以抑流宕之邪心，諒有助于諷諫。綴文之士，弈代繼作，並因觸類，廣其辭義。余園閨多暇，復染翰爲之，雖文妙不足，庶不謬作者之意乎？』然想像力甚豐富，雖云繼張蔡之作，並不帶一點摹擬之痕迹，實在是很好的情詩之一。如他寫美人的形態：『褰朱幃而正坐，汎清瑟以自欣；送纖指之餘好，攘皓袖之繽紛；瞬美目以流盼，含言笑而不分。』接着寫十種相思，非常的深刻熨貼：

願在衣而爲領，承華首之餘芳；悲羅襟之宵離，怨秋夜之未央。願在裳而爲帶，束窈窕之纖身；嗟溫涼的異氣，或脫故而服新。願在髮而爲澤，刷元鬢于積肩；悲佳人之屢沐，從白水以枯煎。願在眉而爲黛，隨瞻視以閒揚；悲脂粉之尙鮮，或取毀于華妝。願在莞而爲席，安弱體于三秋；悲文茵之代御，方經年而見求。願在絲而爲履，附素足以周旋；悲行止之有節，空委棄于床前。願在晝而爲影，常依形而西東；悲高樹之多蔭，慨有時而不同。願在夜而爲燭，照玉容于兩楹；悲扶桑之舒光，奄滅景而藏明。願在竹而爲扇，含凄飈于柔握；悲白露之晨零，願襟袖以緬邈。

願在木而爲桐，作膝上之鳴琴；悲樂極以哀來，終推我而輟音。

像這樣細膩的描寫，實在是中國文學中不常見的作品。這一篇於淵明關係很大，我們正可藉此剖析他的人格，攷查他理想的美。蕭統說：『白璧微瑕，惟在閒情一賦。』不知他的鑑賞力，會怎樣這麼的淺薄。蘇東坡曾力辨之，說這一篇等於屈原的美人香草。我們看它天衣無縫的結構，恐怕屈原的美人香草，也比不上呢！實在，淵明有極閒淡的意趣，極溫潤的情緒，要他怎樣說便說得出；這種溫柔纏綿的細語，正是他清逸沖淡的個性之表現。

第二章 陶潛之人生觀與世界觀

陶潛的時代背景和社會思潮——陶潛的達觀的人生觀——由於質性自然也由於社會環境所造成——樂世觀念並
未徹底——理想境界的世界觀——桃花源記的超人社會

西晉一代的政治，被五胡鬧得天昏地暗，終至於覆滅；東晉一代，也着實受他的影響不小。更加以藩鎮跋扈，驕將搆亂，雖說平定的很快，但政治終沒有什麼起色。到了淵明時代，更不像樣了：謝安謝玄輩一般名臣相繼死去，而當國的會稽王司馬道子和他的兒子元顯皆昏庸無知，一點政治思想都沒有，只知招權納賄，弄得上下舞弊，政界混濁。於是各地擁兵將帥，就互起爭雄；元興元年（四〇二），桓玄殺了道子，明年即篡位稱帝。接着劉裕起兵討滅桓玄（四〇四），乘戰勝之餘威，麾旌

北指，平南燕，敗姚秦，把五胡佔領了將及百年的山河收回不少。此時正可乘勝直追，恢復中原，惜劉裕爲帝心切，功未及半，便引軍南歸，代晉爲宋（四二〇）。不久，中原復被五胡攻陷，再過七年（四二七），淵明便死了。

淵明處在那種政局動蕩的時代，當然也想出而澄清吏治，把心中的抱負施展一番，更因解決生活問題，於是在桓玄未篡位以前，去做劉牢之的鎮軍參軍，在劉裕討滅桓玄之後，又去做劉敬宣的建威參軍，跟着又做彭澤令。終因那時的宦海混濁，積弊難改，他自己又官卑言輕，不能移風易俗，於是看不慣那一班熱官無恥的狗苟蠅營，羞與他們爲伍，遂浩然賦歸去來辭，棄官歸田，終身不仕。

那時的人，受了中原雲擾，華夏亂離，惡劣環境的壓迫，感生命的飄浮，漸漸地習於放弛，士大夫階級皆沉溺於清談，於是朝野上下，奔放於晏安，破壞儒教，標榜老莊，視任誕爲賢豪，目守法爲拘迂，貴玄虛，賤禮節。同時佛教思潮也澎漲起來，在思想上又靡入了印度的哲學思想，而那時人的風尚，遂日趨淫靡，競尙浮華。他們的人生觀也就走入消極一條路；他們的思想，也就流於浪漫，頹廢，怪誕，厭世一途。——結果，養成了一種浮遊宇外的樂天主義。

那個時期的文學，可以說是一個藝術至上主義的純文學時期。其流別可分爲二派：一派是承辭賦派的遺傳，注重造詞，趨於駢儷一方面，推波助浪，競秀爭妍，不受以致用與載道爲目的，而傾向形式的唯美主義。一派是受了老莊思想與佛教思想的陶融，感情解放，思想自由，離開了雕刻藻飾的風氣，不與現實的社會相接觸，而傾向藝術的自然主義。到了淵明，以他的儒學玄學佛學相融化的思想，造成他自己獨特的人生見解，表現於歌詠：超出流俗，至情洋溢，替後一派放出了絕大的光明。

以上說明了淵明的時代背景與那時的社會思潮，我們好再進而討論他的人生觀與世界觀，

二

淵明所處時代之環境，既是國家亂離不振受外族憑凌之時，加以他自己的抱負又無所施展，那麼，他的人生哲學的思想，應該要否定人生之意義，而有厭世的觀念了；可是不然，他對於無可避免的現實，採取了任運而化的處世態度，看透了『生』，了悟了『死』，並不悲觀，並不厭世，跳出了

當時玄學與佛學的雰圍，獨倡自然主義的哲學。他的人生觀，一言以蔽之，乃是自然主義的出世觀。簡單說一句，就是『達觀』兩個字。

他這種達觀的思想，在他的詩歌裏處處表現着。如神釋篇：『三皇大聖人，今復在何處？彭祖壽永年，欲留不得住！老少同一死，賢愚無復數。……甚念傷吾生，正宜委運去。縱浪大化中，不喜亦不懼。應盡便須盡，無復獨多慮。』歸田園居第四首：『薪者向我言，死沒無復餘！一世異朝市，此語真不虛！人生似幻化，終當歸空無。』連雨獨飲：『雲鶴有奇翼，八表須臾還。自我抱茲獨，備俛四十年。形骸久已化，心在復何言！』飲酒第八首：『吾生夢幻間，何事繼塵羈。』歸去來辭末句：『聊乘化以歸盡，樂夫天命復奚疑！』這種了悟生死的觀念，正是他一貫的達觀精神的表現。他靠着這種人生觀，一味的去『酣飲賦詩以樂其志』，遂致『忘懷得失』的安送了他的一生。

近人有以爲淵明是個悲觀主義者，實在，所謂『悲觀』是認人生就是悲哀，一切全是悲哀的化身。在淵明的作品裏，他所慨歎的，只是人生倏忽即過，並沒有說到人生是多麼的悲哀。雖然他在和劉柴桑一詩裏說：『栖栖世中事，歲月共相疎；耕織稱其用，過此奚所須？去去百年外，身名同翳如。』

在歲暮和張常侍一詩裏又說：『市朝淒舊人，驟驥感悲泉；明且非今日，歲暮余何言！素顏斂光潤，白髮一已繁。……窮通靡攸慮，顛頓由化遷。撫己有深懷，履運增慨然。』他之縈懷於心的，原是人生如白駒過隙耳。這當然不是厭世悲觀；真正的悲觀主義者，絕對不慨歎人生之短，終日頹廢消極，正求死之不遑，怎麼會對短的人生加以詛咒呢？淵明對於一切，都是任自然之所至，他對這『如寄』的人生，也只以『聊且憑化遷』（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）處之，所以他在歸去來辭裏大聲疾呼說：『寓形宇內復幾時，曷不委心任去留！胡爲乎遑遑欲何之？』這絕對不是純粹的悲觀主義所說的話。

統觀淵明作品的表現，可以說他澈首澈尾是一個達觀主義者。他一生從不曾忙迫過一次，無論甚麼時候，總是翛然自得，所以到臨死的時候，他還能從容的寫下他的挽歌辭：

有生必有死，早終非命促。昨暮同爲人，今旦在鬼錄。魂氣散何之？枯形寄空木。嬌兒索父啼，良友撫我哭。得失不復知，是非安能覺！千秋萬歲後，誰知榮與辱？但恨在世時，飲酒不得足。

在昔無酒飲，今但滿空觴；春醪生浮蟻，何時更能嘗！肴案盈我前，親朋哭我傍；欲語口無音，欲

視眼無光。昔在高堂寢，今宿荒草鄉。一朝出門去，歸來良未央。

荒草何茫茫！白楊亦蕭蕭。嚴霜九月中，送我出遠郊。四面無人居，高墳正嶢嶢。馬爲仰天鳴，風爲自蕭條。幽室一已閉，千年不復朝。千年不復朝，賢達無奈何；向來相送人，各自還其家。親戚或餘悲，他人亦已歌。死去何所道，託體同山阿。

這三首詩寫得多麼的有趣！臨死的時候，嬌兒，良友，什麼都不顧，惟獨對於酒還念念不忘，真是幽默之至！他還有一篇自祭文，也是臨終之前所寫：

歲惟丁卯，律中無射，天寒夜長，風氣蕭索，鴻雁于征，草木黃落，陶子將辭逆旅之館，永歸於本宅。故人懷其相悲，同祖行於今夕。羞以嘉蔬，薦以清酌，候顏已冥，聆音愈漠。嗚呼哀哉！茫茫大塊，悠悠蒼旻，是生萬物，余得爲人。自余爲人，逢運之貧，簞瓢屢罄，絺綌冬陳，含歡谷汲，行歌負薪。翳翳柴門，事我宵晨。春秋代謝，有務中園，載耘載耔，迺育迺繁。欣以素牘，和以七絃。冬曝其日，夏濯其泉。勤靡餘勞，心有常閒。樂天委分，以至百年。惟此百年，夫人愛之。懼彼無成，愒日惜時。存爲世珍，歿亦見思。嗟我獨邁，曾是異茲。寵非已榮，涅豈吾緇。捽兀窮廬，酣飲賦詩。識運知

命，疇能罔眷？余今斯化，可以無恨。壽涉百齡，身慕肥遯，從老得終，奚所復戀？寒暑逾邁，亡既異存。外姻晨來，良友宵奔。葬之中野，以安其魂。窅窅我行，蕭蕭慕門。奢恥宋臣，儉笑王孫。廓兮已滅，慨焉已遐。不封不樹，日月遂過。匪貴前譽，孰重後歌！人生實難，死如之何！嗚呼哀哉！

這樣真摯的感情，這樣幽美的文辭，故作達語者決寫不出來！而『勤靡餘勞，心有常閒。樂天委分，以至百年。』更是他樂天主義的最真切的自白。從來文人臨終作絕命詞者固然不少，而詞句不是拙劣，便是充滿不平之氣，像淵明這樣的從容物化，真是千古第一人哩！

三

由上面說來，淵明的思想，簡直是樂天的思想；淵明的觀念，簡直是樂世的觀念。而他的這種思想與觀念的來源，又有什麼作根據呢？我們知道他壓根兒愛好是天然，一生只行得『自然』二字，而這『自然』二字，就是他達觀的人生觀的出發點。在文學上，他原是繼承着藝術的自然主義而開展，除受當時的文人的影響外，而受他外祖父孟嘉的影響更大。孟府君傳載桓溫問：『聽妓，絲不

如竹，竹不如肉？」孟嘉答：「漸近自然。」淵明大約受有孟嘉的遺傳。所以當他彭澤棄官的時候，就標出了返自然的主義：「久在樊籠裏，復得返自然。」（歸田園居之一）同時他在歸去來辭序裏又說：「質性自然，非矯厲所得；飢凍雖切，違己交病。」晚年在與子儼等疏裏也說：「少學琴書，偶愛閒靜，開卷有得，便欣然忘食。見樹木交蔭，時鳥變聲，亦復欣然有喜。嘗言五六月中，北牕下臥，遇涼風暫至，自謂是羲皇上人。」可知他的本性自然，無一時不是活潑潑地，投在自然界的懷抱裏，酣飲自然的酒，領略自然的美。所以他的樂，不是樂於富貴，乃是樂於自然，樂於天命；其樂異於常人者即在此。我們再看他自己的歌詠：

窮居寡人用，時忘四運周。攔庭多落葉，慨然知已秋。新葵鬱北牖，嘉穉養南疇。今我不爲樂，知有來歲不命室攜童弱，良日發遠遊。——酬劉柴桑

靄靄堂前林，中夏貯清陰。凱風因時來，回飈開我襟。息交遊閒臥，坐起弄書琴。園蔬有餘滋，舊穀猶儲今。營已良有極，過足非所欽。——和郭主簿之一

夙晨裝吾駕，敢塗情已緬。鳥弄歡新節，冷風送餘善。寒竹被荒蹊，地爲罕人遠。是以植杖翁，悠

然不復返。——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

富貴非吾願，帝鄉不可期。懷良辰以孤往，或植杖而耘耔；登東臯以舒嘯，臨清流而賦詩。——

歸去來辭

他這樣把富貴的念頭拋到九霄雲外，時而跑到東臯長嘯，時而站在清流的岸邊高歌，獨自一個在大自然的搖籃裏撒嬌嬉戲，玩倦了便睡，睡起了便撫弄着書琴，他的生活，真是藝術化呵！這麼以來，無論他肉體上有多大痛苦，一入自然界，便化歸鳥有，而什麼飢呀，寒呀，在他自不介然於懷了。

他的人生觀，一方面固由質性自然形成他的『達觀』，但是另一方面，却也是由社會所造成。我們知道他是一個感情極豐富的人，在少年時代，非常的豪氣煥發，後來一再的自述說：『憶我少壯時，無樂自欣豫。猛志逸四海，騫翮思遠翥。』（雜詩之五）『少時壯且厲，撫劍獨遊行。誰言行遊近，張掖至幽州。』（擬古之八）這都是寫他少年時代不可一世的飛揚的意氣。就是到了老年，他對於這種奇情壯志，仍是不能忘懷。如讀山海經之十說：『精衛銜微木，將以填滄海；刑天舞干戚，猛志固常在！』正是他無意中的自白。並且他對於荆軻非常的傾慕，在詠荆軻那首詩裏，他說荆軻入

秦是『心知去不歸，且有後世名』最後對事之不成，加以讚歎說：『惜哉劍術疎，奇功遂不成。其人雖已沒，千載有餘情』又在擬古之二裏對田疇也是深致傾慕，稱之爲『斯人久已死，鄉里習其風』他所崇拜的，竟是這樣的俠客義士，可以想見他心頭的熱血，真是到一百二十度的沸點了。

然而他對於現實雖非常的關心，而現實却處處給他以厭惡，於是他飽經打擊之後，態度便漸漸地變了。對於世間的一切，不能閉着眼睛不看，而看後便取了任運而化的處世態度。在平時，他是怎樣的任運而化？可以說他所實現這種態度的方法，完全是飲酒。這在他的詩裏表現的最多，幾乎首首離不了『酒』字，實在是將飲酒當做唯一的忘憂方法。如停雲說：『靜寄東軒，春醪獨撫。』時運說：『揮茲一觴，陶然自樂。』酬丁柴桑說：『放歡一遇，既醉還休。』答龐參軍說：『我有旨酒，與汝樂之。』形贈影說：『得酒莫苟辭。』影答形說：『酒云能消憂。』神釋說：『且醉或能忘，將非促齡具。』九日閒居說：『酒能祛百慮。』諸人共遊周家墓說：『綠酒開芳顏。』移居說：『有酒斟酌之。』和劉柴桑說：『春醪解飢劬。』和郭主簿說：『春秫作美酒，酒熟吾自斟。』於王撫軍坐送客說：『瞻夕欣良讌，離筵聿云悲。』歲暮和張常侍說：『屢闕清醑至，無以樂當年。』還舊居說：『撥置且莫念，

一觴聊可揮。』己酉歲九月九日說：『何以稱我情？濁酒且自陶。』庚戌歲月中於西田穫早稻說：『盥濯息簷下，斗酒散襟顏。』飲酒說：『忽與一觴酒，日夕歡相持。』又說：『一觴雖獨進，杯盡壺自傾。』雜詩說：『得歡當作樂，斗酒聚比鄰。』又說：『觴絃肆朝日，罇中酒不燥。』賈子說：『天運苟如此，且盡杯中物！』這一方面的詩，實在多不勝舉。僅就這些詩看來，他幾乎是天天離不了酒，而所以要喝酒者，完全是爲的解愁，逃避現實。下面的三首詩，更具體的表現出他這種思想來：

提壺接賓侶，引滿更獻酬。未知從今去，當復如此否？中觴縱遙情，忘彼千載憂。且極今朝樂，明

日非所求——遊斜川

世間有松喬，於今定何間？故老贈余酒，乃言飲得仙。試酌百情遠，重觴忽忘天。天豈去此哉？任

真無所先——連雨獨飲

故人賞我趣，挈壺相與至。班荆坐樹下，數斟已復醉。父老雜亂言，觴酌失行次。不覺知有我，安

知物爲貴？咄咄迷所留，酒中有深味——飲酒

我們讀了這些詩，可以看出他所用的擺脫現實的方法，完全是喝酒。無怪顏延之送他二十萬錢，他

悉數送到酒店裏去，而到臨死的時候，還對於酒念念不忘了。這種方法，自然不免有些勉強，自然只是一種病的人生觀。那麼，他的樂世觀念，猶未澈底，是很容易明白的。使果有澈底的樂世觀念，則我心與宇宙同遊，純任自然，榮辱不足以縈其心，得失不足以累其真，自不須酒，而心底即冷若冰霜，淨無纖塵。並且他在述酒裏，對於當時的政治十分的關懷，可見他於世事並沒有遺忘和冷淡；而他之所以不能完全斷絕塵念者，自是別有懷抱所在了。感士不遇賦裏說：

嗟呼！雷同毀異，物惡其上，妙算者爲迷，直道者云妄。坦至公而無猜，卒蒙恥以受謗；雖懷瓊而握蘭，徒芳潔而誰亮？哀哉！士之不遇，已不在炎帝帝魁之世。

讀了這一節，對於淵明於榮辱得失之間不能絕然忘懷的原因，大概可以明瞭了。自來論陶的人，皆以爲他是一個自然界的驕子，真能忘懷一切，從沒人提及到這一點。我讀了上舉的一些詩，覺得他的胸次固然高闊，而閑居退隱却並不是他的本心；並且我們只須看縱酒尋歡，只是他中年以後的事，就可明白。固然他曾說：『善惡苟不應，何事立空言？』（飲酒之一）『雖留身後名，一生亦枯槁。』（飲酒之十）然而他却又說：『生有高世名，既沒傳無窮。』（擬古之二）這是他對於世事根本

不能擺脫的自己的矛盾，也正可拿來爲我這種主張作一注解。由此，我們可以知道他的遠觀便是悲苦的微笑，他的飲酒便是積極的反映；而他的自然主義的出世觀的造成，便純粹是基於此種思想。

四

淵明對於人生，就是抱着自然主義的出世觀，而他的世界觀的形成，也即是由此點出發。因不滿人間之醜醜，與世界之煩擾及困苦，便造成了他的超人主義的理想國。換句話說，淵明的世界，乃是理想的境界；淵明的社會，乃是理想的社會主義所組織成的。這一種理想的社會，也就是他的精神的理想鄉的寄托。

大凡人活在世上，一生的精神，都必須得有一個寄托；這寄托的處所，便是他精神的歸宿地。倘若精神沒有寄托的地方，那便像風吹柳絮東飄西蕩，不惟目的無定，而心靈也搖動得不知歸宿了。所以普通一般人的精神，都有一個寄托的地方；不過，所寄托的地方不同罷了。

詩人的感情是強烈的，詩人的思想，是高超而且神祕的，他們精神所寄托的地方，自然是超於現實之外，爲理想的境界。淵明的超人的社會思想，表現在他詩中的很多，但我們不必去零碎的搜集，在他的作品中，除前章所舉的閒情賦，可以窺見他一部分的理想的美外，還有桃花源記與詩，可以說是他超人的社會思想的總代表。我們讀了這兩篇以後，對於他的社會主義的理想國，便可以說是已窺全豹；因爲這兩篇所寫的，已把他腦海中的理想社會和盤托出了。基於此點看，淵明更不是一個悲觀主義者，如果他真的是一個悲觀主義者，便不會有這兩篇代表他理想的作品。桃花源記全文云：

晉太元中，武陵人，捕魚爲業。緣溪行，忘路之遠近。忽逢桃花林，夾岸數百步，中無雜樹，芳草鮮美，落英繽紛。漁人甚異之。復前行，欲窮其林，林盡水源，便得一山。山有小口，髣髴若有光。便捨船從口入。初極狹，纔通人；復行數十步，豁然開朗：土地平曠，屋舍儼然，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。阡陌交通，雞犬相聞。其中往來種作，男女衣著，悉如外人。黃髮垂髫，並怡然自樂。見漁人乃大驚，問所從來，具答之。便要還家，設酒殺雞作食。村中聞有此人，咸來問訊。自云：「先世避秦時

亂，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，不復出焉；遂與外人間隔。『問：『今是何世？』乃不知有漢，無論魏晉。此人一一爲具言，所聞皆歎惋。餘人各復延至其家，皆出酒食，停數日，辭去。此中人語云：『不足爲外人道也。』』既出，得其船，便扶向路，處處誌之。及郡下，詣太守，說如此。太守卽遣人隨其往，尋向所誌，遂迷不復得路。南陽劉子驥，高尚士也。聞之，欣然親往；未果，尋病終。後遂無問津者。

詩全文云：

嬴氏亂天紀，賢者避其世。黃綺之商山，伊人亦云逝。往跡浸復湮，來逕遂蕪廢。相命肆農耕，日入從所憩。桑竹垂餘蔭，菽稷隨時藝。春蠶收長絲，秋熟靡王稅。荒路曖交通，雞犬互鳴吠。俎豆猶古法，衣裳無新製。童孺縱行歌，斑白歡游詣。草榮識節和，木衰知風厲。雖無紀曆志，四時自成歲。怡然有餘樂，于何勞智慧。奇蹤隱五百，一朝敞神界。淳薄旣異源，旋復還幽蔽。借問游方士：『焉測塵囂外？』願言躡輕風，高舉尋吾契。

這兩篇所寫的，是同一的理想境——一個男耕女織，各享所需，而沒有賦稅的無政府主義的

平等社會。那里既無國界，又無城市，甚至連曆書也沒有；男女老幼，統統過着自然的生活，又不用勞心，又不用悲歎，真是一個自由的幽美的愛的國度！這兩篇的內容，實是淵明的烏托邦（Utopia），淵明的超人的社會思想的結晶。他在五柳先生傳後面贊中又說：

無懷氏之民歟？葛天氏之民歟？

無懷氏原是上古時的皇帝，其民甘食而樂居，懷土而重生。葛天氏也是上古時的皇帝，其治世不言而信，不化而行。此處他對無懷，葛天，傾致他的向往，也正是他的理想社會的抽象代表。

第四章 陶潛關於自然之歌詠

{陶集的版本和偽作的誤入——現共存詩一百五十餘首——義熙以前關於自然的歌詠——義熙以後關於自然的歌

詠——其他作期不可考者歌詠自然的詩——陶詩的評價

一

淵明的詩，在中古詩歌史上實可算得一大革命。當時的詩人，承辭賦派之餘緒，專門雕琢儷詞，差不多完全變成一種辭賦化，駢偶化與古典化。惟有他向着藝術的自然主義去發展，不沾染一點那種惡習慣，並且又把那種惡習慣掃除得乾乾淨淨。胡適批評他說：「他的環境是產生平民文學的環境，而他的學問思想却又能提高他的作品意境。故他的意境是哲學家的意境，而他的言語却是民間的言語。他的哲學又是他實地經驗過來的，平生實行的自然主義，並不像孫綽支遁一般

人只供揮塵清談的口頭玄理。所以他儘管做田家語，而處處有高遠的意境；儘管做哲理詩，而不失爲平民的詩人。」（白話文學史第八章）這樣看來，他的出現，直可謂異軍突起。故蕭統說他「文章不羣」（陶淵明集序），鍾嶸稱之爲「隱逸之宗」（詩品），後世遂尊爲田園詩祖；而宋人所標榜的「江西詩派」，實也要推他爲開頭。

淵明死後不及百年，蕭統替他編全集，計七卷，合序目傳誄爲一卷，共八卷。同時又有一種五卷的，合「錄」一卷，爲六卷。北齊陽休之因這種六卷本編比顛亂，兼復闕少，又錄統所闕編爲十卷。隋書經籍志所載又有一種九卷本。唐時有五卷及二十卷二種，宋以後則不同的版本很多。現存之本，據梁啟超所知的有：曾集本，不分卷。湯漢注本，四卷。李公煥箋注本，十卷。何孟春注本，十卷。毛晉汲古閣本，十卷。焦竑本，八卷。毛晉綠君亭本，三卷。毛扆藏紹興十年寫本，十卷。吳瞻泰注本，四卷，有詩無文。清四庫全書本，八卷。陶澍集注本，十卷，共十一種。今按陶澍集注本，成於道光己亥（一八三九年），算是比較最近的，博證諸家，考證最精。編諸家序錄及誄傳爲卷首。其正集十卷：一至四，爲詩；五，辭賦；六，記傳述贊；七，疏祭文；八，五孝傳；九，十，聖賢羣輔錄。卷末附靖節先生年譜考異。

他的詩有三首僞作，已經前人辨明，我們應當要首先注意。卽：

一 歸田園居第六首。

二 問來使。

三 四時。

歸田園居第六首，湯漢注說：『此江淹擬作。見文選，其音節文貌絕似。』韓駒說：『田園六首，末篇乃序行役，與前五首不類。今俗本乃取江淹種苗在東臯爲末篇。東坡亦因其誤和之。陳述古本，止有五首。』（李公煥注引）洪邁說：『陶淵明歸田園居六詩，其末一篇乃江文通雜體三十篇之一，明言數陶徵君田居……今陶集誤編入，東坡据而和之，未深考耳。』（容齋隨筆）這不用我們再來考證，顯然是一首僞作。問來使一首，據西清詩話說：『此節獨南唐與晁文元家二本有之。』容齋隨筆也說：『問來使詩諸家本皆不載，惟晁文元家本有之。天目疑非陶居處。』湯漢注說：『此蓋晚唐人因太白感秋詩而僞爲之。』嚴羽又說：『此篇誠佳，然其體製氣象，與淵明不類。得非太白逸詩，後人謾取以入陶集耳。』（滄浪詩話）郎瑛更說：『問來使一篇，東澗（湯漢字）以爲晚唐人因太白』

感秋詩而僞爲之，殊不知乃宋蘇子美所作，好事者混入陶集中，巨眼者自能辨之。」（七修類稿）現在我們不管它是太白逸詩或子美所作與否，總之，依洪邁所說「天目疑非陶居處」一句話看來，即可證確非陶詩無疑。四時一首，據湯漢注說：「此顧凱之神情詩，類文有全篇。」許彥周詩話也說：「此乃顧長康詩，誤入彭澤集。」丁福保編全晉詩，直以爲顧凱之所作，不用說，這一首也是誤入陶集的。此外，五孝傳及聖賢羣輔錄均係僞作誤入，四庫提要辨之甚明，因非詩作，所以我們不再多說了。

他的詩除僞作外，共存一百五十餘首。其中四分之三有時代可考：據梁啓超陸侃如所推知的，屬於義熙元年（四〇五）他未棄官以前所作的，共十篇，二十八首；屬於他棄官以後所作的，共二十八篇，八十六首。於此，我們可以知道他在義熙前所作詩，只是偶一爲之，所以留詩不多；義熙後他過的是隱士生活，把全精神寄托在詩和酒上，每飲必醉，醉後便高歌狂寫，所以留詩獨多。以下我們即以義熙爲分野，把他的詩分爲兩個時期來研究。

二

這第一個時期，是從淵明少年到壯年生活時期，乙巳年辭官，雖不能確知他是幾歲，但我們以辛丑（四〇一）還江陵『閒居三十載』一語去推算，至少可以斷定是在三十五以後。以前他過的家庭生活，沒有什麼可述；及至到社會上服務的時候，常常爲衣食奔走，生活極不安定，爲了感慨就寫起詩來。所謂屬於這個時期的作的十篇——二十八首，是：命子十首。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一首。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二首。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中一首。歸田園居五首。歸鳥四首。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。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一首。還舊居一首。乙巳歲三月爲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一首。以上十篇中命子十首作的最早，大概是二十一、二歲所作；餘均爲做官期內的作品。命子十首與歸鳥四首爲四言，多模仿詩經，技巧實未成熟，沒有加以敘述之必要。其餘十四首均五言，抒情寫景都寫不錯。若經曲阿：『目倦川塗異，心念山澤居；望雲慙高鳥，臨水愧游魚。』還江陵：『叩拙新秋月，臨流別友生。涼風起將夕，夜景湛虛明；昭昭天宇闊，皛皛川上平。懷役不遑寐，中宵尙孤征。』懷古田舍：『耕種有時息，行者無間津；日入相與歸，壺漿勞近鄰。長吟掩

柴門，聊爲隴畝民。』與從弟敬遠：『淒淒歲暮風，翳翳經日雪，傾耳無希聲。在目皓已潔。勁氣侵襟袖，簞瓢謝屢設；蕭索空宇中，了無一可悅。』使都經錢溪：『晨夕看山川，事事悉如昔。微雨洗高林，清鷗矯雲翮。』都顯示着他的詩的藝術十足的進步。而最好的，則數歸田園居五首。這五首是他第一時期內的代表作。我們依次舉出來研究：

少無適俗韻，性本愛邱山；誤落塵網中，一去三十年。羈鳥戀舊林，池魚思故淵。開荒南野際，守拙歸田園。方宅十餘畝，草屋八九間；榆柳蔭後簷，桃李羅堂前。曖曖遠人村，依依墟裏煙；狗吠深巷中，雞鳴桑樹顛。戶庭無塵雜，虛空有餘閒。久在樊籠裏，復得返自然。——其一

從『方宅十餘畝』以下八句，寫田舍生活，真是入妙。東坡評『曖曖遠人村』四句，如『大匠運斤，無斧鑿痕。』這『無斧鑿痕』便是出諸自然，無鏤刻之處。我們讀了這首詩，實覺得淵明彷彿生就的一個『農村美』的化身，非農村生活，不足以稱其心，悅其性；無怪他在社會奔波的時候，要揭出他的『返自然』的主義，高歌『久在樊籠裏，復得返自然』了。

野外罕人事，窮巷寡輪鞅。白日掩荆扉，虛室絕塵想。時復墟曲中，披草共來往。相見無雜言，但

道桑麻長。桑麻日已長，我心日已廣；常恐霜霰至，零落同草莽。——其二

這又是一幅田園生活的素描圖。

種豆南山下，草盛豆苗稀；晨興理荒穢，帶月荷鋤歸。道狹草木長，夕露沾我衣，衣沾不足惜，但使願無違！——其三

這八句把一個得着了農作深趣的農夫，活現的烘托在我們的眼前了。這描寫的技术是何等的高妙！

久去山澤遊，浪莽林野娛。試攜子侄輩，披榛步荒墟，徘徊隴畝間，依依昔人居，井灶有遺處，桑竹殘朽株。借問採薪者：此人將焉如？薪者向我言：死沒無復餘。一世異朝市，此語真不虛！人生似幻化，終當歸空無。——其四

這簡直把一個胸懷高曠的農夫描摹出來了。

悵悵獨策還，崎嶇歷榛曲。山澗清且淺，可以濯吾足；漉我新熟酒，隻雞招近局。日入室中闇，荆薪代明燭。歡來苦夕短，已復至天旭。——其五

這又是一個閒逸的農夫的素描。在淺澗裏洗了足，回來就殺雞熱酒；太陽慢慢地沒入西山了，沒有蠟燭，即燃着荊薪以取光，這正是普通一般農人晚上的生活。呵，這種甘美的田家風味，是多麼的令人神往！無怪他歡樂的時候，要嫌夜短了。

由上面五首詩看來，可知淵明的作品，絕不帶一點縟靡雕鏤的氣息。蕭統說他『辭彩精拔，跌宕昭彰，獨超衆類；抑揚爽朗，莫之與京。』（陶集序）可謂至評。淵明詩的好處，只在『真切自然』四字，他以清淡的詞句，寫自然的生活與高超的胸懷，憑其一片天機，意到筆隨，故無處不真切自然，如敖陶孫所說：『如絳雲在霄，舒卷自如。』

三

這第二個時期，是從淵明三十五歲以後到老死（四七二）。這個時期他過的完全是隱士生活，雖有物質的缺乏，而他能淡然處之，所以頗閒適安定，作詩很多。所謂屬於這個時期作的二十八篇——八十六首，是責子一首。戊申歲六月遇火一首。移居二首。己酉歲九月九日一首。和劉柴桑一

首。酬劉柴桑一首。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一首。飲酒二十首。連雨獨飲一首。與殷晉安別一首。榮木四首。答龐參軍一首。答龐參軍六首。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潁田舍穫一首。示周掾祖謝一首。贈羊長史松齡一首。贈長沙公四首。述酒一首。擬古九首。雜詩十二首。遊斜川一首。有會而作一首。乞食一首。詠貧士七首。於王撫軍坐送客一首。九日閒居一首。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一首。挽歌辭三首。以上二十八篇中榮木四首，答龐參軍六首及贈長沙公四首是四言；其餘七十二首均爲五言。這十四首四言詩，仍和他第一個時期中的十四首犯同一的毛病，技術也不甚高明，我們還撒而不談。由此可知淵明是長於五言的。本來四言詩的時代早已過去了，魏晉人所作，除曹操嵇康稍有愜意者外，餘均不足觀。中古詩壇的前期，已是五言詩縱橫獨霸的時代了。

他這個時期的五言詩，在外表上仍表現着他不用意而自工的技術，在實質上却加添了友情的抒寫與嗜酒的敘述。若移居：『春秋多佳日，登高賦新詩。過門更相呼，有酒斟酌之。農務各自歸，閒暇輒相思；相思則披衣，言笑無厭時。』答龐參軍：『情通萬里外，形跡滯江山。君其愛體素，來會在此年。』與殷晉安別：『飄飄西來風，悠悠東去雲。山川千里外，言笑難爲因。』所寫友誼，都很真率濃厚。

一種親摯的情意，讀起來活現紙上。至於敘述嗜酒的，前章已舉出很多，我們不再詞費。現在只再將最有趣的責子詩全篇錄出看看：

白髮被兩鬢，肌腹不復實。雖有五男兒，總不好紙筆。阿舒已二八，懶惰故無匹；阿宣行志學，而不愛文術；雍端年十三，不識六與七；通子垂九齡，但覓梨與栗。天運苟如此，且盡杯中物！

這種明白如話的詩，真是白話文學中不多見的佳構。鍾嶸評淵明詩，說是『其源出於應璩』，惟璩詩不多見，今傳百一詩一篇，三叟詩一篇，百一詩只是一些道德常識的箴言，三叟詩亦全用白描法所寫；鍾氏語，大概即係由此而發。在這個時期裏，他歌詠田家生活的，以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一首為最好。茲錄於下：

人生歸有道，衣食固其端。孰是都不營，而以求自安。開春理常業，歲功聊可觀。晨出肆微勤，日入負耒還。山中饒霜露，風氣亦先寒。田家豈不苦？弗獲辭此難。四體誠乃疲，庶無異患干。盥濯息簷下，斗酒散襟顏。遙遙沮溺心，千載乃相關。但願長如此，躬耕非所歎。

淵明真嘗着了農作深趣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是多麼有規律的生活呵！『四體誠乃疲，庶無異患干』

這兩句話，真可作爲吾人生活之準鵠。沒有暗的夜，怎會顯出明的月？快樂的生活，原是在勞苦勤奮後。淵明才是一個神聖的勞工，惟有他才配談勞工神聖的真意義。梁啓超說他『一生的快樂，都是從勤勞後的休息裏得來。』於此，我們可以相信是不错的。

此外，飲酒二十首，名爲飲酒，實是詠懷，是他後期中最偉大的作品。在抒情與寫景兩方面，都絕無滯澀窘束的痕迹。其自序云：『余閒居寡歡，兼比夜已長，偶有名酒，無夕不飲；顧影獨盡，忽焉復醉。既醉之後，輒題數句自娛，紙墨遂多，辭無詮次，聊命故人書之，以爲歡笑爾。』可知非一時所作，所以內容是多方面的。有歎盛衰的無定，有悲生命的短促，有借物以寓意，有詠史以見志，有寫自己的飢寒，有敘自己的操守；總之，或全首寄托，或片言感發，不管是觸景生情與因時致慨，都寫得盡情盡理，其浩然胸襟，都可在字裏行間發現出來。我們選錄四首，加以研討：

道喪向千載，人人惜其情。有酒不肯飲，但願世間名。所以貴我身，豈不在一生！一生復能幾，倏如流電驚。鼎鼎百年內，持此欲何成？——其三

結廬在人境，而無車馬喧。問君何能爾？心遠地自偏。採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。山氣日夕佳，飛

鳥相與還。此中有真意，欲辨已忘言。——其五

秋菊有佳色，裊露掇其英。泛此忘憂物，遠我遺世情。一觴雖獨進，杯盡壺自傾。日入羣動息，歸鳥趨林鳴。嘯傲東軒下，聊復得此生。——其七

青松在東園，衆草沒其姿。凝霜殄異類，卓然見高枝。連林人不覺，獨樹衆乃奇。提壺挂寒柯，遠望時復爲。吾生夢幻間，何事繼塵羈！——其八

上面所舉的四首，尤以結廬在人境爲最膾炙人口，是飲酒二十首中的傑作。王安石謂：『自詩人以來無此句。』蘇東坡謂：『大率才高意遠，則所寓得其妙，遂能如此。』真是不錯。『此中有真意，欲辨已忘言，』實已入天我契合之聖境，那人間的語言，自然形容不出宇宙的神秘了。楊中立說：『淵明詩所不可及者，冲淡深粹，出於自然。』（龜山語錄）王元美說：『淵明託旨冲淡，其造語有極工者。乃大入思來琢之使無痕迹耳。』（藝苑卮言）可知淵明能賞識自然界的真美，他只輕輕地把人所見而人人不注意的景物，一筆點破，便成佳作。人說他『秋菊有佳色』一語，洗盡古今濁氣，其實也沒什麼神秘，也只是輕描淡寫的在秋菊上着了一筆，便覺得秋色格外紅豔。

其餘擬古，雜詩，乞食，詠貧士，挽歌辭諸篇，也都是他後期中的力作。乞食，挽歌辭，除已見前章所舉外，詠貧士所寫，也是他自己的飢寒與高曠的情懷。而尤以擬古，雜詩，爲代表他的思想之作。魏晉以來，詩人慣用『擬古』『詠懷』『雜詩』『詠史』諸題，發洩自己的牢愁；因爲那時政治黑暗，動輒得咎，於是感覺敏銳的詩人，便不得不以『古』『史』爲對象，而去歌詠自己的心事。淵明這一類作品，也是他最真率的自白，惟已含有暮年的淒涼的感慨了。如：

日暮天無雲，春風扇微和。佳人美清夜，達曙酣且歌。歌竟長歎息，持此感人多。皎皎雲間月，灼灼葉中華，豈無一時好？不久當如何！——擬古之七

風來入房戶，夜中枕席冷。氣變悟時易，不眠知夕永。欲言無子和，揮杯勸孤影。日月擲人去，有志不獲聘。念此懷悲悽，終曉不能靜。——雜詩之二

在擬古之二裏，他還說：『山河滿目中，平原獨茫茫。古時功名士，慷慨爭此場。一旦百歲後，相與還北邙。』淒涼的暮景，使得我們的大詩人重溫起燦爛的舊夢，於是山自然的歌唱，便一轉而爲感慨的悲吟。不過他仍以酒爲消憂的唯一辦法，持着任運而化的態度，所以到臨終的一刹那，還不慌不忙

的高歌：『千秋萬歲後，誰知榮與辱？』他的高曠的胸懷，畢竟是常人所不及的。古今走着這條路的，只有淵明一個人！他以洒脫的心懷，深深地體貼着人生的意義，然後幽閒地歌唱出來，故到處沖淡閒散，若鄭厚所說：『如逸鶴任風，閒鷗忘海。』

四

淵明的詩，除上面所講的外，作期不可考的，還有四言詩：停雲四首。時運四首。醜丁柴桑二首。勸農六首。五言詩：形影神三首。諸人共遊周家墓栢下一首。五月旦作和戴主簿一首。和郭主簿二首。歲暮和張常侍一首。和胡西曹示顧賊曹一首。悲從弟仲德一首。止酒一首。蜡日一首。詠二疏一首。詠三良一首。詠荆軻一首。讀山海經十三首。聯句一首。共十八篇。四十五首。這些詩，大體均無關閥，惟和郭主簿二首，和讀山海經之一，比較的可以令我們注意。和郭主簿之一已見前章，以下我們只再舉出和郭主簿之二，及讀山海經之一：

和澤周三春，清涼素秋節；露凝無游霧，天高肅景澈。陵岑聳逸峯，遙瞻皆奇絕。芳菊開林耀，青

松冠巖列。懷此貞秀姿，卓爲霜下傑。銜觴念幽人，千載撫爾訣。檢素不獲展，厭厭竟良月。——

和郭主簿之二

孟夏草木長，繞屋樹扶疏。衆鳥欣有託，吾亦愛吾廬。既耕亦已種，時還讀我書。窮巷隔深轍，頗迴故人車。歡言酌春酒，摘我園中蔬。微雨從東來，好風與之俱。汎覽周王傳，流觀山海圖。俯仰

終宇宙，不樂復何如！——讀山海經之一

前一首寫秋之澄潔，後一首寫初夏時他自己的生活，處處露着閒散的心情，如景如繪。在嚴霜無游霧的天高景澈之下，他見着芳菊之開，青松之立，想着那種『貞秀姿』，贊爲『霜下傑』，這還是他不能超於塵世的用心。在初夏的良辰，種畢了莊稼回來，遇着好友，伴着異書，他又拿出本來面目，暢談縱飲，高呼『不樂復何如』了。可見自然界是他的老家，無時無地他都是在與自然相契合了。

他的五言詩歌，全部是冲淡的，幾無一首不好；以技術而論，在中古詩歌史上，實無人及得上他。

蘇東坡說：

吾於詩人，無所甚好。獨好淵明之詩。淵明作詩不多，然其詩質而實綺，澹而實腴，自曹、劉、鮑、謝、

李、杜諸人，皆莫及也。

黃庭堅說：

謝康樂、庾義成之詩，鑪錘之功，不遺餘力；然未能窺彭澤數仞之牆者。

陸九淵說：

詩自黃初而降，日以漸薄。惟彭澤一源，來自天際，與衆殊趣；而淡泊平夷，玩嗜者少。

真德秀說：

淵明之作，宜自爲一篇，以附於三百篇楚辭之後，爲詩之根本準則。

宋濂說：

陶元亮天分之高，其先雖出於太冲景陽，究其所自得，直超建安而上之；高情遠韻，殆有太羹克飴，不假鹽醢，而至味自存者也。

這足見對於淵明詩的評價，都是十分推崇的了。總之，他措詞的技術，和他的性情一樣，一切音律法度，都隨其自然。古體詩到了他的手裏，算是發展到最高點。任意抒寫，便一字一句裏，都有一個「胸

懷高超』的淵明。千餘年來，沒人不愛讀他的詩，愛讀他的詩的人，又沒人不崇拜他的冲淡自然。這『冲淡自然』四字，乍看起來好似容易學，其實沒有充實的生活經驗，是很難學得到的。朱晦庵說：『陶淵明詩，平淡出於自然。後人學他平淡，便相去遠矣。』姜白石說：『淵明天資既高，趣詣又遠，故其詩散而莊，淡而腴，斷不容作邯鄲步也。』的確是觀察透了的至評。

第五章 王維之一生及其美術

王維天才成熟之早——鬱輪袍新曲進身的傳說——菩提寺的幽禁——晚境的閒適——他的美術成就由於社會背景
景和地理上之關係——想像力之高超——南派畫家之宗

一

王維，字摩詰，太原祁人（今山西祁縣境）。父親處廉，終汾州司馬，因徙家於蒲（今山西永濟縣），遂爲河東人。母親崔氏，奉事以孝聞。他的生卒，也有兩種不同的說法：舊唐書說卒於乾元二年（七五九）七月，新唐書說上元初（七六〇）卒，年六十一。然現在他的集中有謝弟縉新授左散騎常侍狀，其尾所署年月，乃上元二年五月四日，則知舊唐書有誤，茲以其作品爲正。則可推知他是生於唐中宗大足元年，卽長安元年（七〇一），卒於肅宗上元二年（七六一）。

他的天才成熟得很早，史家稱他『九歲知屬辭，與弟縉齊名。』少年時的作品，現在集中所存的尚有數首：如題友人雲母障子詩，遇秦王墓詩（十五歲作），洛陽女兒行（十六歲），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（十七歲作），哭祖六自虛詩（十八歲作），桃源行，李陵詠，清如玉壺冰（十九歲作）等，都是。於此，我們可以知道他少年時的成就便很非凡的了。

他十九歲這一年，是開元七年（七一九），赴京兆府試，中了第一名的『解頭。』那時是個音樂極發達的時代，皇帝，公主，都非常的愛聽樂歌。所以關於他這次『解頭』，就有一種傳說，說他是用鬱輪袍新曲進身的：

維未冠，文章得名，妙能琵琶。春之一日，岐王引至公主第，使爲伶人，進主前。維進新曲，號鬱輪袍，並出所爲文。主大奇之，令宮婢傳教，召試官至第，諭之作解頭登第。——唐詩紀事卷十六

引集異記

這件事新舊唐書都未載，或未可信；明人王衡嘗作鬱輪袍雜劇，替他辨誤。但我們看了李頎的送康怡入京進樂府歌一詩以後，知道當時確有這種風氣。並且唐人進身之階，往往要藉大力，所以這種

傳說，也未必全屬子虛。

開元九年（七二一），他二十一歲，以進士擢第。初調大樂丞，復坐累，謫濟州司倉參軍，曾有詩紀此事云：『微官易得罪，謫去濟川陰。』（被出濟州詩）但他因為什麼事『坐累』被謫，新舊唐書未載明，我們也無從推知。這次被謫，雖然他感覺着不平，可是另一方面，他却藉此暇豫，作詩很多。集中燕支行，被出濟州詩，濟州官舍贈祖三詠，濟上四賢詠，濟州過趙叟家宴，魚山神女祠歌……等詩，俱是他謫濟川期內所作。

開元二十二年（七三四），張九齡爲中書令，擢他爲右拾遺。他的妻子大概就死在這個時期的前後。死後不娶，孤居三十年。二十三年，張九齡加金紫光祿大夫，累封始興伯。他前後作上張令公詩，及獻始興公詩。二十五年，張九齡貶荊州長史。他爲監察御史，在河西節度使幕中，居涼州。涼州與荊州相距數千里，故他寄荊州張丞相，有云：『所思竟何在？悵望深荆門。舉世無相識，終身思舊恩。』這個時期，他也作詩很多，除寄荊州張丞相外，如和尹諫議史館山池詩，使至塞上，出塞作，雙黃鶴歌，送別，涼州賽神，涼州郊外遊望，送岐州源長史歸……諸詩篇，都是這個時候作的。

開元二十八年（七四〇）他這時爲殿前侍御史知南選到襄陽去，恰遇孟浩然死，作哭孟浩然詩以寄慨。孟浩然本隱居襄陽鹿門山，不會做官。四十歲遊京師時，與諸詩人交往甚歡。嘗集秘省聯句，浩然說：『微雲淡河漢，疏雨滴梧桐。』衆人皆莫及。維和張九齡都極稱贊浩然。那時維待詔金鑾，一天私自約會浩然進來，頃刻報玄宗駕到，浩然錯愕躲避到床下。維不敢隱，因奏聞，玄宗喜曰：『朕素聞其人而未見也。』浩然遂出，命吟近作，至『不才明主棄，多病故人疎』之句，玄宗慨然說：『卿不求仕，朕何嘗棄卿，奈何誣我！』因命放還南山。這時候，維有機會到襄陽去，是多麼的想與故人一見，却不料浩然竟在這時死去，故他哭道：『故人不可見，漢水日東流。借問襄陽老，江山空蔡州。』天寶元年（七四二）維爲左補缺，遷庫部郎中。會遭母喪（天寶八年？）居長安，哀毀骨立，幾不生。十一年服除，拜文部郎中，遷給事中。時弟縉爲侍御史，武部員外，和他同爲時人所景仰。舊唐書本傳說：

維以詩名盛於開元天寶間。昆仲宦遊兩都，凡諸王、駙馬、豪右、貴勢之門，無不拂席迎之。寧王薛王待之如師友。

時人崇拜他們兄弟，是何等的熱烈！這可以說是他一生中得意的時期。

然而得意的時期，畢竟不常。天寶十四年（七五五）安祿山反，首先陷河北諸郡；十二月陷東京。明年正月，祿山僧號東京，六月犯潼關；七月肅宗即位，改元至德，出奔蜀，祿山兵入長安。時維爲給事中，因扈從不及，爲賊所獲，遂服藥下痢，僞稱瘡病。祿山素知其才，憐之，迎置長安，禁於菩提寺。（按本傳謂祿山迎置洛陽，拘於普施寺；今考集中有菩提寺禁詩，據長安志說在長安平康坊南門之東，是不相符，茲以詩爲正。）迫爲給事中。一天，祿山大宴凝碧池，將御庫中的珍寶完全羅列在前後，悉召梨園諸工合樂；樂既作，衆梨園弟子都不覺歎歎的相對泣下。這個消息，傳到了他的耳鼓裏，激動了他的悲思，遂作了一首詩，諷示友人裴迪以寄慨。這就是所謂菩提寺禁詩，亦名凝碧詩。詩云：

萬戶傷心生野煙，百官何日再朝天？

秋槐花落空宮裏，凝碧池頭奏管絃。

至德二年（七五七）安慶緒把安祿山平了，肅宗還京，所有陷賊官統以三等定罪。維以凝碧詩聞於行在，又值弟縉已爲刑部侍郎，請削己官以贖兄罪，肅宗也很憐惜他，乃得特宥，下遷太子中

允尋遷太子中庶子，中書舍人，復拜給事中，乾元二年（七五九）轉尚書右丞。這便是他最後的官職，時已五十九歲了。這時更與弟縉齊名，時稱「朝廷左相筆，天下右丞詩。」

維性本愛佛，舊唐書本傳說他：「兄弟俱奉佛，居常疏食，不茹葷血。晚年長齋，不衣文綵。」又說他：「在京師日飯十數名僧，以玄談爲樂。齋中無所有，唯茶鑪藥臼，經案繩床而已。退朝之後，焚香獨立，以禪誦爲事。」這種坐禪念佛的嗜好，以晚年爲尤甚。最後數年裏面，得宋之間藍田別墅，地奇勝，在輞口，輞水周遶舍下，有華子岡，欽湖，竹里館，柳浪，茱萸泚，辛夷塢等名勝。他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，彈琴賦詩，嘯詠終日，過了很安適的晚年生活。我們看他自述那時的樂趣：

夜登華子岡，輞水淪漣，與月上下。寒山遠火，明滅林外。深巷寒犬，吠聲如豹。村墟夜春，復與疏鐘相間。此時獨坐，僮僕靜默，每思曩昔攜手賦詩。當待春中，卉木蔓發，輕儻出水，白鷗矯翼，露溼青臯，青雉朝雊。倘能從我遊乎？——與裴迪書

這樣看來，他的晚境是閒適極了。著名的輞川集二十首及其他歌詠自然的詩，便都是這時的產物。

上元二年（七六一）卒，年六十一。

關於王維的一生，我們所能知道的只有這些。此外我們還應當要曉得的，便是他的繪畫藝術與音樂學識。關於他的音樂學識，留在後面和他的樂府歌辭一塊兒講，在這裏，我們先單講他的繪畫藝術。

他是詩人而兼畫家音樂家的，用畫意作詩，詩意作畫，所以人稱他『詩中有畫，畫中有詩』。本來畫家的藝術與詩人的藝術，差不多是相同的：畫家的手腕，是在能捉住自然的美；只要具有這種本領，無論用什麼方式——畫或詩——把它表現出來是一樣的。他是一個天才的詩人，又是一個天才的畫家，山水畫尤有名。他的詩名雖高，並沒有掩住了他的畫名。

他的詩歌，有他的社會背景，而他的繪畫，依然有他的社會背景；然地理上之關係，則尤爲重要。我們知道有唐二百餘年（六一八——九〇六）中，數太宗玄宗兩朝武功最勝，疆土日益開拓，四方交通非常便利，因此一班宗教都傳入中國，給與畫家上的影響實在不小。所以太宗玄宗時代，也是

畫學的最隆盛時期。畫學全史說：『國威振於四遠，如景教回教火教等，先後傳入，即原有之釋道教，亦各分宗競興，繪畫之事，固亦有其他文藝爲國民思想之反映，恆隨當時政教風尚之遞嬗以爲轉移；但繪畫承先代之餘，亦非新政治所能驟變，故初唐繪畫尙保有其固有之面目。開元天寶之際，文教之隆，號稱極點，而繪畫亦燦然純爲唐風，即所謂氣勢雄渾之作風也。』又說：『開元天寶間爲唐室最盛之世。其時文學藝術，勃然興起，畫風因之一變細潤而爲雄健，雖其氣運之隆盛有以使然，亦當時作者心厭前朝細潤之習達於極點，無可加力，復受域外新奇之誘引，乃思別開生面，於是唐代繪畫有中朝之嶄新。當開元天寶間，承平日久，世尙輕肥，文人學士，皆得研究繪事，而玄宗又書畫備能，於畫尤有深得，墨竹爲其創作。』由此，可知開元天寶間不惟是唐代政治上的極盛時代，且又是文學美術最發達的時代。那時承平已久，人民生活安樂，文人學士，故能專心向學術和美術方面去研究，復加以玄宗提倡於上，而天才的王維恰生當其時，所以遂造成他文學和美術上的最高成就。然而他在美術上成功的最大原因，還在他得着山水的培養：我們看他生在祁州，先得着祁州山水的遊遨，壯年出遊四方，流覽了名山大川，暮年得輞川別墅居住，更享受了自然界的一切。要不然，不

惟他在美術上無那樣的成績，即輞川集及其他歌詠自然的詩，恐怕也不會產生出來。

| 維有造成他美術的環境，又加以特殊的天才，所以他在美術上的成績，和他在文學上的成績一樣的千古無人比擬。他所留傳下來的南宗畫法，是重渲染少鈎勒，注意想像力之配置，因之他的繪畫，妙思入神，極淡遠之致。新唐書本傳說：

| 維工草隸，善畫，名盛於開元天寶間。……畫思入神。至山水平遠，雲勢石色，繪工以爲天機獨到，學者不及也。

| 荆浩畫山水錄說：

| 王右丞筆墨宛麗，氣韻高，清；巧寫象成，亦動真思。

可知他想像力之高超。文學和美術沒有什麼不同，文學作品固然離不了想像，而繪畫則又貴於想像；若無想像力去繪畫，只依照自然界的風景，一筆一筆的實描下來，則平板呆滯，自無生動的意味。| 維胸次高澹，想像力豐富，所以他在繪畫上放筆迴異流俗，而繪景之奇妙，遂爲後人所宗。可惜代遠年湮，經過了無數的變亂，他的畫圖已千無一存，我們今日不能得見。所幸他的集中有畫學祕訣一

篇，我們從那裏面還可以窺見他對於美術上的主張。如云：『凡畫山水，意在筆先，丈山尺樹，寸馬分人，遠人無目，遠樹無枝，遠山如石，隱隱如眉，遠水無波，高與雲齊，此是訣也。山腰雲塞，石壁泉塞，樓台樹塞，道路人塞；石看三面，路看兩頭，樹看頂顛，水看風脚，此是法也。』文長不能全抄，僅由這幾句節錄裏，即可以看出他對於畫景的佈置，是如何的入情入理，這簡直合乎現代的幾何學了。

此外，我們在後人的評論裏，還可以尋出他的畫的特殊表現。如東坡集說：『唐人王摩詰李思訓之流，畫山川峯麓，自成變態。雖蕭然有出塵之姿，然頗以雲物間之作，浮雲杳靄與孤鴻落照，滅沒於江天之外，舉世宗之，而唐人之典型盡矣。』圖畫見聞志說：『唐王維畫山水人物，筆蹤雅壯，體涉古今；嘗於清涼寺壁，畫輞川圖，巖岫盤鬱，雲水飛動。自製詩曰：『當世謬詞客，前身應畫師；不能捨餘習，偶被時人知。』』董其昌畫評說：『余謂右丞雲峯石迹，迴出天機，筆思縱橫，參乎造化。唐以前安有此畫師也？』這都是竭力推崇他『迴出天機』的想像力。可見他的繪畫藝術，並不在他的寫詩藝術之下。還有瑯嬛記引丹青記一段故事，說他繪的大石在風雨中飛去，更絕妙入神了：

王維爲岐王畫一大石，信筆塗抹，自有天然之致。王寶之，時果愚問獨坐注視作山中想，悠然

有餘趣。數年之後，益有精彩。一旦大風雨中，雷電俱作，忽拔石去，屋宇俱壞，不知所以。後見空軸，乃知畫石飛去耳。憲宗朝高麗遣使言：某年月日，大風雨中，神嵩山上，飛一奇石，下有王維字印，知爲中國之物，王不敢留，遣使奉獻。上命羣臣以維手蹟較之，無毫髮差謬。上始知維畫神祕，遍索海內，藏之宮中。地上俱洒雞狗血厭之，恐飛去也。

這段故事，雖不可信，然亦可證他畫筆入神，生動逼真，非他人所可及。

在前面，蘇東坡將他和李思訓對舉，原來在玄宗時候，李思訓繪山水樹石，筆格細密，賦着『青綠』和『金碧』的色氣，卓然自成一家；他的兒子道昭更克承家學，創出極繁茂富麗的青綠山水畫法。這一種畫，表現着極濃厚的富貴氣。及至維崛起，他把李氏父子的『青綠』和『金碧』的山水畫法，完全打倒，另創出一種水墨淡彩的山水畫法，叫做『破墨山水』，影響後來美術界很大。從此，我國山水畫便演而分爲兩大宗派：李氏父子的『青綠』爲北派之祖，維的『破墨』則爲南派之宗，涇渭之分，到了現在還不能同爐而冶。芥子園畫傳說：『禪家有南北二宗，於唐始分。畫家亦有南北二宗，亦於唐始分；其人亦非南北也。北宗則李思訓父子，傳而爲宋之趙幹、趙伯駒、伯驥，以至馬

遠，夏珪。南宗則王摩詰，始用渲淡，一變鉤斫之法，其傳爲張璪、荆浩、關同、郭仲恕、董源、巨然、米氏父子，以至元之四大家，亦如六祖之後，馬駒雲門也。』可見維的繪畫影響之深，在美術上實爲山水革命之先驅。至於他的畫學傳統，今依芥子舟畫學編裏所說，自他而後，若宋之董源（字叔遠，又字北苑），釋巨然，米芾（字元章），米友仁（字元暉，芾子），元之倪瓚（字元鎮，號雲林子），黃公望（字子久，號大癡道人），王蒙（字叔明，號黃鶴山樵），明之董其昌（字元宰）等，都完全繼承着他的餘緒，推衍了南派畫學於不墜。可知他傳下來的人數之多，並且名家輩出，標炳今古，其勢力之大，實爲我國畫學界上之泰斗。他在詩歌史上所佔的地位固然不小，但以後來的影響來說，實還沒有他在美術史上所佔之地位更爲重要。

他因擅長繪畫，往往用繪畫的本領去寫詩，所以容易捉住所寫的對象，能與自然的美相契合，使我們讀他的詩，也彷彿跳在畫景裏一樣。在他的集子中，有許多的寫景詩，是不得畫中三昧者所寫不出來的。

第六章 王維之性格與思想

少年時代的豪氣——對於英雄的象徵「寶劍」與「離弓」的歌詠——社會的壓迫和佛教的皈依——情感之充溢

——對於陶潛的景仰——理想的社會組織和陶潛相同

摩詰的一生，可以說差不多過的全是順境生活。只有安祿山的亂中，他受了一點委曲，雖不久就又恢復了安適，但却給他的刺激很不小。從此以後，冷卻了他的進取之心，便躲在虛齋中，以坐禪念佛爲唯一的事了。因他沒有經過偌大的驚濤駭浪，所以他的詩中，也以沖淡清和的情趣居最大多數，這是人人所知道的。他雖沒有發什麼牢騷或憤激，不過我們明白他之逃禪，原是由受了重大的打擊而起，並不是一個生就的斷絕人間煙火氣的佛門弟子，故未經安祿山之亂以前，他又是

一個英氣勃勃極熱烈於功名的人。在他的詩中，有不少悲壯的豪俠的歌詠，完全表出了他少年時代的氣概。如十九歲作的李陵詠：

漢家李將軍，三代將門子，結髮有奇策，少年成壯士。長驅塞上兒，深入單于壘。旌旗列相向，鼙鼓悲何已！日暮沙漠陲，戰聲煙塵裏。將令驕虜滅，豈獨名王侍？既失大軍援，遂嬰穹廬恥。少小蒙漢恩，何堪坐思此？深衷欲有報，投軀未能死。引領望子卿，非君誰相理？

又如觀獵與從軍行：

風勁角弓鳴，將軍獵渭城。草枯鷹眼疾，雪盡馬蹄輕。忽過新豐市，還歸細柳營。迴看射鵰處，千里暮雲平。——觀獵

吹角動行人，喧喧行人起。笳悲馬嘶亂，爭渡金河水。日暮沙漠陲，戰聲煙塵裏。盡係名王頸，歸來獻天子。——從軍行

再如偶然作：

楚國有狂夫，茫然無心想。散髮不冠帶，行歌南陌上。孔丘與之言，仁義莫能獎。未嘗肯問天，何

事須擊壤；復笑採薇人，胡爲乃長往——其一

五帝與三王，古來稱天子；干戈相揖讓，畢竟何者是——其二

更如少年行和出塞作：

新豐美酒斗十千，咸陽遊俠多少年；相逢意氣爲君飲，繫馬高樓垂柳邊——其一

出身仕漢羽林郎，初隨驃騎戰漁陽；孰知不向邊庭苦，縱死猶聞俠骨香——其二

居延城外臘天驕，白草連天野火燒；暮雲空磧時驅馬，秋日平原好射鵰；護羌校尉朝乘障，破

虜將軍夜渡遼；玉靶角弓珠勒馬，漢家將賜霍嫖姚——出塞作

這些詩都是寫他自己少年的抱負，要不是有一位有豪氣的人，便寫不出這些詩句來。因此，他對於英雄的象徵『寶劍』與『雕弓』以及建立功名的『戰爭』終久不能忘懷。這種思想，表現在他詩歌裏很多，在五絕中，如：

天驕遠塞行，出鞘寶刀鳴。定是酬恩日，今朝覺命輕。

塞虜常爲敵，邊風已報秋。平生多志氣，箭底覓封侯。——塞上曲

負羽到邊州，鳴笳度隴頭。雲黃知塞近，草白見邊秋。——隴上行

在七絕中如：

年少辭家從冠軍，金裝寶劍去邀勳。不知馬骨傷寒水，唯見龍城起暮雲。——塞下之二

一身能擘兩雕弧，虜騎千重只似無。偏坐金鞍調白羽，紛紛射殺五單于。——少年行之三

漢家君臣歡宴終，高議雲臺論戰功。天子臨軒賜侯印，將軍佩出明光宮。——少年行之四

腰間寶劍七星文，臂上瑠弓百戰勳。見說雲中擒黠虜，始知天上有將軍。——贈裴旻將軍

欲逐將軍取右賢，沙場走馬向居延。遙知漢使蕭關外，愁見孤城落日邊。——送韋評事

大白秋高助漢兵，長風夜捲虜塵清。男兒解却腰間箭，喜見君王道化平。——平戎辭

在七古裏，如：

七雄雄雌猶未分，攻城殺將何紛紛。秦兵益圍邯鄲急，魏王不救平原君。公子爲嬴停駟馬，執轡愈恭意愈下。亥爲屠肆鼓刀人，嬴乃夷門抱關者。非但慷慨獻奇謀，意氣兼將身命酬。向風刎頸送公子，七十老翁何所求？——夷門歌

少年十五二十時，步行奪取胡馬騎；射殺山中白額虎，肯數鄴下黃鬚兒。一身轉戰三千里，一劍曾當百萬師。漢兵奮迅如霹靂，虜騎崩騰畏蒺藜。衛青不敗由天幸，李廣無功緣數奇。自從棄置便衰朽，世事蹉跎成白首。昔時飛箭無全目，今日垂楊生左肘。路旁時賣故侯瓜，門前學種先生柳。茫茫古木連窮巷，寥落寒山對虛牖。誓令疏勒出飛泉，不似潁川空使酒。賀蘭山下陣如雲，羽檄交馳日夕聞。節使三河募年少，詔書五道出將軍。試拂鐵衣如雪色，聊持寶劍動星文。願得燕弓射大將，恥令越甲鳴吾君。莫嫌舊日雲中守，猶堪一戰立功勳。——老將行

他所愛的是『寶劍』『雕弓』，他所崇拜的是侯嬴李廣衛青一流人，這一方面可以知道他的性格，一方面更可以看出他想立功以垂不朽的雄心。可憐他的抱負，終究因為世網纏繞住，沒得施展出來。他很感慨地說出圍繞着他的環境：

小妹日長成，兄弟未有娶。家貧祿既薄，儲蓄非有素。幾迴欲奮飛，踟躕復相顧。——偶然作之

三

這種『幾迴欲奮飛，踟躕復相顧』真夠消磨他飛揚的意氣了。直到中年以後，他經過了安祿山之

亂，眼看得他的志向無所施展了，於是很慘然的道：

明時久不達，棄置與君同。天命無怨色，人生有素風。念君拂衣去，四海將安窮……無庸容昭世，衰鬢白如蓬。頑疏暗人事，避陋遠天聰。微物縱可採，其誰爲至公？余亦從此去，歸耕爲老農。

——送綦母校書棄官還江東

這『歸耕爲老農』原是社會逼他不得不如此做，顯然不是他所十分甘願的。不得已歸來之後，於是他只好玩世不恭了：

綠樹重陰蓋四鄰，青苔日厚自無塵；科頭箕踞長松下，白眼看他世上人。——與盧員外象過

崔處士與宗林亭

玩世之餘，只有以漆園吏蒙莊自况，聊以解嘲說：『好閑早成性，果此諧宿諾；今日漆園遊，還同莊叟樂。』（漆園之二）並且他這時已到了老年，深深嘗過『人情翻覆似波瀾』，感覺着『世事浮雲何足問，不如高臥且加飡。』（酌酒與裴迪）晚景已迫，還能和世人爭什麼呢？

我年一何長！鬢髮日已白。俛仰天地間，能爲幾時客？惆悵故山雲，徘徊空日夕。何事與時人？東

城復南陌。——歎白髮

於是他只有另尋心之歸宿，去皈依自然，皈依佛教了——

森森寒流廣，蒼蒼秋雨晦。君問終南山，心知白雲外。——答裴迪

山中多法侶，禪誦自爲羣。城郭遙相望，唯應見白雲。——山中寄諸弟妹

這樣，我們可以知道他之所以奉佛的原因，原是因為社會環境的壓迫，然後於無可奈何之中，才去投靠在釋氏的懷抱裏。因為奉佛，居常不茹葷血，終日齋僧，一個人端坐在虛室裏，半點念頭也沒有，結果給與他的思想一種很大的影響。他的詩歌中，就屢進很多的釋典中語。如：

色聲何謂客，陰界復誰守？徒言蓮花目，豈惡楊枝肘！——胡居士臥病遺米因贈

一與微塵念，橫有朝露身。如是觀陰界，何方置我人……因愛果生病，從貪始覺貧。色聲非彼

妄，浮幻卽吾真。——與胡居士皆病寄此詩兼示學人

我們再看他的與魏居士書：

聖人知身不足有也，故曰，『欲潔其身而亂大倫；』知名無所着也，故曰，『欲使如來名聲普

聞。』故離身而返屈其身，知名空而返不避其名也。古之高者曰許由，掛瓢於樹，風吹瓢，惡而去之；聞堯讓，臨水而洗其耳。耳非駐聲之地，聲無染耳之跡，惡外者垢內，病物者自我——此尙不能致於曠士，豈入道者之門歟？

他這種見解，當然是由佛教中來的。因有這種見解，所以造成他的『靜的出世觀』而能夠看破一切。基於此種『靜的出世觀』，所以他才能詠『我心素已閑，清川澹如此。』（青溪）而他的詩，也就一味的幽靜沖淡了。不過他這種思想的立足點，原是儒教，他自己曾說：

客舍有儒生，昂藏出鄒魯。讀書三十年，腰下無尺組。被服聖人教，一生自窮苦。——偶然作之

五

以儒教爲立足點，然後與佛教相融合，造成他自己的人生見解與人格，表現在他晚年所寫的獨特的淡遠閒靜的詩格裏。

摩詰和淵明一樣，也是個最富於情感的人，所以事母以孝聞。至對於兄弟朋友的情愛，也都非常的深摯濃厚。如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：

獨在異鄉爲異客，每逢佳節倍思親。遙知兄弟登高處，遍插茱萸少一人。

如贈裴迪：

不相見，不相見來久。日日泉水頭，常憶同攜手。攜手本同心，復歎忽分襟。相憶今如此，相思深不深？

如留別丘爲：

歸鞍白雲外，繚繞出前山。今日又明日，自知心不閑。親老簪組送，欲趁鶯花還。一步一迴首，遲遲向近關。

如和使君五郎西樓望遠思歸：

高樓望所思，目極情未畢。枕上見千里，牕中窺萬室。悠悠長路人，曖曖遠郊日。惆悵極浦外，迢迢孤煙出……

這都是一種真情的流露！我們再看他的哭般遙：

人生能幾何，畢竟歸無形。念君等爲死，萬事傷人情。慈母未及葬，一女纔十齡。泱泱寒郊外，蕭條聞哭聲。浮雲爲蒼茫，飛鳥不能鳴。行人何寂寞，白日自悽清。憶昔君在時，問我學無生。勸君苦不早，令君無所成。故人各有贈，又不及平生。負爾非一途，痛哭返柴荆。

一種深厚的悲思，是何等的牽人心腸呵！

他很愛和朋友相處，集中送別贈答一類的詩很多；若一旦身邊沒有朋友相伴的時候，他便覺十分的不快。若待儲光羲不至：

重門朝已啟，起坐聽車聲。要欲聞清珮，方將出戶迎。晚鐘鳴上苑，疎雨過春城。了自不相顧，臨堂空復情。

又如酬諸公見過末六句：

登車上馬，倏忽雨散。雀噪荒村，雞鳴空館。還復幽獨，重欷累歎！

這竟是因客走後，而感到獨處『重欷累歎』了。由上面幾首詩，可以看出他的情感之充溢。無怪他

的弟弟縉爲蜀州刺史沒有回來時，他要『自表已有五短，縉五長，臣在省戶縉遠方，願歸所任官，放田里，使縉得還京師』（新唐書本傳）了。

三

摩詰的性格不獨有點和淵明相像，並且有時他還有意的追着學。他對於淵明非常欽慕，『陶令』『五柳』等詞，在他的詩中提到的，不一而足。他的丁寓田家有贈中的『解印果成趣』句，是直襲淵明歸去來辭的『田日涉以成趣』；晚春嚴少尹與諸公見過的『松菊荒三逕』句，也是出自淵明歸去來辭的『三徑就荒，松菊猶存』；即他的寫景名句『渡頭餘落日，墟上孤煙』（輞川閒居贈裴秀才迪）也是由淵明歸田園居的名句『曖曖遠人村，依依墟里煙』而來。這還不算他倆的重要關係，有時他更對於淵明的生活，吟之歌詠以自比：

陶潛任天真，其性頗耽酒。自從棄官來，家貧不能有。九月九日時，菊花空滿手。中心竊自思，倘有人送否？白衣攜壺觴，果來遺老叟。且喜得斟酌，安問升與斗。奮衣野田中，今日嗟無負。兀傲

迷東西，簞笠不能守。傾倒強行行，酣歌歸五柳。生事不曾問，肯媿家中婦——偶然作之四

因此，他的思想，便很受淵明的影響。代表他理想的社會組織的桃源行一詩，便是來自淵明的桃花源記。桃花源記是淵明的『烏托邦』，他因慕之寫成桃源行，也就當作他的烏托邦了。詩云：

漁舟逐水愛山春，兩岸桃花夾古津。坐看紅樹不知遠，行盡青溪不見人。山口潛行始隈隩，山開曠望旋平陸。遙看一處攢雲樹，近人千家散花竹。樵客初傳漢姓名，居人未改秦衣服。居人共住武陵源，還從屋外起田園。月明松下房櫺靜，日出雲中雞犬喧。驚聞俗客爭來集，競引還家問都邑。平明闔巷掃花開，薄暮漁樵乘水入。初因避地去人間，更問成仙遂不還。峽裏誰知有人事，世中遙望空雲山。不疑靈境難聞見，塵心未盡思鄉縣。出洞無論隔山水，辭家終擬長游衍。自謂經過舊不迷，安知峯壑今來變。當時只記入山深，青溪幾度到雲林。春來遍是桃花水，不辨仙源何處尋。

這裏面所寫的是一個極自由極平等的愛的社會，怎教人不向往呢？這雖是他少年時代的作品，然而一直到老他的態度未變，我們拿來代表他的社會思想，大概不致相去多麼遠。於此，我們可以知

道他和淵明的關係了。

第六章 王維之性格與思想

八九

第七章 王維關於自然之歌詠

王維詩的特徵——全集的編集及現存詩的棟數——五絕中之自然描寫——五律中之自然描寫——五古和其他方面之自然描寫——一部分樂府也具有閒靜淡遠的特色——王詩和陶詩的分別

一

摩詰是淵明以後唯一的偉大的自然詩人，在他同時代的時候，是和李白杜甫並駕齊驅的。後人稱他們三人爲『仙』『聖』『佛』，爲『天』『地』『人』，可以知道他的詩的價值了。總之，他的詩有他的特徵，他固然寫不出李白杜甫的詩，而李白杜甫也一樣的寫不出他的詩。詩人玉屑引隴翁詩評說：『王右丞如秋水芙蓉，依風自笑。』史鑑類編說：『王維之作，如上林春曉，芳樹微烘，百囀流鶯，宮商迭奏，黃山紫塞，漢館秦宮，芊綿偉麗于氤氳杳渺之間，真所謂有聲畫也。非妙於丹青者，』

其孰能之？迺辭情閒暢，音調雅馴，至今人師之誦之，爲楷式焉。』誠然，他是一個美術家，常用畫意作詩，故蘇東坡說：

味摩詰之詩，詩中有畫；觀摩詰之畫，畫中有詩。

這是批評他的詩的一句名言，可證他長於描寫自然的美。因此他的詩，並沒有寓什麼艱深的哲理，也沒有含什麼緊張的情緒，它的好處，只是幽閒地，清淡地，令人感覺到一種『縹緲』的深長的趣味！近人傅東華在王維詩導言裏，更具體的說出他的詩的特徵在一『味』字：

太凡名家的詩，必都有一種特徵，所以自別。這種特徵，就是詩的生命；沒有它，詩必不能成名。陶淵明的詩，生命在『韻』；李白的詩，生命在『氣象』；王維的詩，生命在『味』。『味』與『氣象』固然不同，即與『韻』亦有分別。例如『黃河之水天上來，奔流到海不復回』（李白將進酒）『西風殘照，漢家陵闕』（李白憶秦娥）這氣象，很容易看得出來的。『採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』（陶潛飲酒詩）『既耕亦既種，時還讀我書』（陶潛讀山海經）這是韻。『草色全經細雨濕，花枝欲動春風寒』（王維酌酒與裴迪）『山下孤煙遠村，天』

邊獨樹高原』(王維田園樂)這是味。兩者的區別，在前者是一種平淡的敘述，好處只在含有一種令人愉快的韻致；後者則耐人尋索，讀者愈能體會則趣味愈長。

傅氏又說：『果能拿住這個『味』字去讀王維的詩，當不至走入迷路。』這實在給我們研究王詩者以莫大的幫助。

摩詰死後不久，他的弟弟縉替他編全集，舊唐書本傳載代宗問縉說：

卿之伯氏，天寶中詩名冠代，朕嘗於諸王座聞其樂章；今有多少文集，卿可進來。

縉答：

臣兄開元中，詩百千餘篇，天寶事後，十不存一；比于中外親故間，相與編綴，都得四百餘篇，代宗遣中人王承華往取，縉哀集呈上，並進一表。表中有言：

竊感傷臣兄文詞之身，行之餘力，當官堅正，秉操孤直，縱居要劇，不忘清淨，實見時輩，許以高流。至于晚年，彌加進道，端坐虛室，念茲無生，乘輿爲文，未嘗廢業。或散朋友之上，或留篋笥之中，臣近搜求，尙慮零落，詩筆共成十卷。

代宗閱畢批敕道：

故卿之伯氏，天下文宗，位歷先朝，名高希代，抗行周雅，長揖楚詞，調六氣于終篇，正五音于逸韻。泉飛藻思，雲散襟情，詩家者流，時論歸美。誦於人口，久鬱文房，歌以國風，宜登樂府。朕朝之後，乙夜將觀，石室所藏，歿而不朽，柏梁之會，今也則亡。乃眷棣華，克成編錄，聲猷益茂，嘆惜良深！

這樣看來，在唐時他的集子已有一種十卷本了。可是這種十卷本已不見，後來盛傳的版本也很多。現在易見的有王右丞集箋注二十八卷，附錄二卷。爲清仁和松谷趙殿成箋注。據四庫全書總目說：王維集舊有顧起經分類註本，但註詩而不註文，詩註亦間舛漏。殿成本是本，初定稿於雍正戊申，成書於乾隆丙辰。鈎稽考訂，定爲古體詩六卷，近體詩八卷，皆以元劉辰翁評本所載爲斷。其別本所增及他書互見者，則爲外編一卷。其雜文則釐爲十三卷。並爲箋註。又以王縉進表，代宗批答，唐書本傳，世系遺事，及同時唱和後人題詠爲一卷，弁之於首。以詩評，畫錄，年譜爲一卷，綴之於末。其年譜亦本傳世系之類，後人題詠亦詩評畫錄之類，而一置於後，一置於

前編次殊爲未協。又集外之詩，既爲外編，其論畫諸篇，亦集外之文，疑以傳疑者，而混於文集，不復分別，體例亦未劃一。然排比有緒，終較他本爲精審……——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四

十九

此外還有一種六卷本，不載文，全爲詩，爲須溪先生所校。近年上海涵芬樓四部叢刊所收者卽此本。據此本所載，第一卷二十九篇，首篇爲白鸚鵡賦，次爲詩二十八篇，三十六首。外附盧象，王縉，崔興宗，裴迪詩各一首。第二卷詩五十二篇，五十七首。外附崔興宗詩一首，祖詠詩一首，裴迪詩一首。第三卷詩三十七篇，四十三首。外附錢起詩一首。第四卷詩六十二篇，六十八首。外附裴迪和韜川集二十首。又盧象詩一首，王縉詩二首，裴迪詩五首，崔興宗詩一首，王昌齡詩一首。第五卷詩八十八篇，九十二首。外附崔興宗詩一首，裴迪詩一首。第六卷詩五十七篇，八十九首。外附丘爲，皇甫冉詩各一首。總計六卷所載，共賦一篇，詩三百二十四篇，三百八十五首。內分：五絕四十九首，五律一百三十首，五古一百一十四首，七絕二十二首，七律二十四首，七古十首，六言七首，四言三首，雜言十六首，騷體十首。

統觀摩詰作品，五言竟佔全集十分之七強，可知他最擅長的是短句了。而短句中尤工短詩，所

以在絕句中，他的五絕比七絕好；在律詩中，他的五律比七律好；在古體中，他的五古比七古好。而五言之中，尤以絕句爲最高明。

二

摩詰所工的絕句，原是一種重神韻的文體，最適宜表現一剎那的自然印象。他以畫家的本領去描寫自然的美，所以短句便成了他最好不過的工具，短句中再配上短篇，於是他的五言絕句，遂得以獨擅今古。我們試看他的全集，所有的傑作差不多全屬這一方面。而在中國詩歌史上佔有特殊地位的，尤其是他輞川集中的五絕。師友詩傳續錄載劉大勤問王士禛：『右丞鹿柴木蘭柴諸絕，自極淡遠，不知移向他題亦可用否？』士禛答：『摩詰詩如參曹洞禪，不犯正位，須參活句；然鈍根人學渠不得。』可知他的詩是富有禪意的。

他之寫絕句，和他的繪畫一樣，重渲染少鈎勒，講究暗示而不講究直敘，因之妙思入神，使讀其詩者，往往得到一種絃外之音的妙悟。現在我們就先看他的輞川集中諸作：

空山不見人，但聞人語響。返景入深林，復照青苔上。

——鹿柴

秋山斂餘照，飛鳥逐前侶。彩翠時分明，夕嵐無處所。

——木蘭柴

仄徑蔭宮槐，幽陰多綠苔。麝門但迎掃，留有山僧來。

——宮槐陌

輕舸迎上客，悠悠湖上來。當軒對樽酒，四面芙蓉開。

——臨湖亭

分行接綺樹，倒影入清漪。不學御溝上，春風傷別離。

——柳浪

北垞湖水北，雜樹映朱欄。逶迤南川水，明滅青林端。

——北垞

獨坐幽篁裏，彈琴復長嘯。深林人不知，明月來相照。

——竹里館

木末芙蓉花，山中發紅萼。澗戶寂無人，紛紛開且落。

——辛夷塢

劉辰翁評鹿柴，謂『無言而有畫意』。評木蘭柴，謂『猶是鹿柴之餘』。我們讀後，真覺得彷彿幾幅

淡墨山水掛在眼前，愈思味而愈覺引人入勝。竹里館辛夷塢二首，又深深地瀰漫着禪意，理趣佳妙。

清徐增而菴說唐詩，曾將他詩的特徵『理趣』二字，和李白杜甫對比說：『詩總不離乎才也，有天

才，有地才，有人才，吾於天才得李太白，地才得杜子美，人才得王摩詰。太白以氣韻勝。子美以格律勝，

摩詰以理趣勝。太白千秋逸調，子美一代規模，摩詰精大雄氏之學，句句皆合聖教。『可見這含有禪意，正是他的詩的特色。』輞川集是他寄居輞川別墅時，與裴迪等遊山玩水之餘，往來唱和的結集。所賦純爲輞川諸勝，這是他自覺的歌詠自然的詩。我們再看他輞川集以外的五絕：

人閑桂花落，夜靜春山空。月出驚山鳥，時鳴春澗中。——鳥鳴磻

這又是一首微帶禪意的詩。

春池深且廣，會待輕舟迴。靡靡綠萍合，垂楊掃復開。——萍池

荆溪白日出，天寒紅葉稀。山路元無雨，空翠溼人衣。——山中

這是兩首幽景詩。

山中相送罷，日暮掩柴扉。春草年年綠，王孫歸不歸？——送別

相送臨高臺，川原杳何極？日暮飛鳥還，行人去不息。——臨高臺送黎拾遺

家住孟津河，門對孟津口。常有江南船，寄書家中否？

君自故鄉來，應知故鄉事。來日綺牕前，寒梅着花未？——雜詩

這是四首寫景的抒情詩。

依遲動車馬，惆悵出松蘿。忍別青山去，其如綠水何？——別輞川別業

這却全是一首抒情詩了。不過他所寫的情，也和他寫景一樣的恬澹，所以令人感覺着一種飄渺的情緒。在五絕中，他所寫的以瀟灑禪性的幽景詩為多。但在五律中，他所寫的却純是一種清新的風景，我們先節抄幾首：

隔牖風驚竹，開門雪滿山。灑空深巷靜，積素廣庭閑。——冬晚對雪憶胡居士家

空山新雨後，天氣晚來秋。明月松間照，清泉石上流。——山居秋暝

流水如有意，暮禽相與還。荒城臨古渡，落日橫秋山。——歸嵩山作

日隱桑柘外，河明閭井間。牧童望村去，獵犬隨人還。——淇上即事田園

古木無人逕，深山何處鐘。泉聲咽危石，日色冷青松。——過香積寺

這一類寫景詩，真極淡遠之致。尤其是淇上即事田園，把北方的農田景象，活現的烘托在我們的眼前了。茲再全抄幾首：

新晴原野曠，極目無雲垢。郭門臨渡頭，村樹連溪口。白水明田外，碧峯出山後。農月無閑人，傾
家事南畝。——新晴晚望

寒山轉蒼翠，秋水日潺湲。倚仗柴門外，臨風聽暮蟬。渡頭餘落日，墟里上孤煙。復值接輿醉，狂
歌五柳前。——輞川閑居贈裴秀才迪

寂寞掩柴扉，蒼茫對落暉。鶴巢松樹遍，人訪華門稀。綠竹含新粉，紅蓮落故衣。渡頭煙火起，處
處採菱歸。——山居卽事

谷口疎鐘動，漁樵稍欲稀。悠然遠山暮，獨向白雲歸。菱蔓弱難定，楊花輕易飛。東皋春草色，惆
悵掩柴扉。——歸輞川作

宿雨乘輕屐，春寒着弊袍。開畦分白水，間柳發紅桃。草際成基局，林端舉桔槔。還持鹿皮機，日
暮隱蓬蒿。——春園卽事

暮持筇竹杖，相待虎溪頭。催客聞山響，歸房逐水流。野花叢發好，谷鳥一聲幽。夜坐空村寂，松
風直似秋。——過感花寺曇興上人山院

逆旅逢佳節，征帆未可前。窗臨汴河水，門渡楚人船。雞犬散墟落，桑榆蔭遠田。所居人不見，枕

席生雲煙。——千塔主人

這種幽美的寫景詩，在唐代詩壇上原是不常見的。倘非摩詰以繪畫之筆出之，恐怕誰也寫不出來。他的五言古詩，也是以短篇擅長。如春夜竹亭贈錢少府歸藍田：

夜靜羣動息，時聞隔林犬。卻憶山中時，人家澗西遠。羨君明發去，采蕨輕軒冕。

如渭川田家：

斜光照墟落，窮巷牛羊歸。野老念牧童，倚仗候荆扉。雉雊麥苗秀，蠶眠桑葉稀。田夫荷鋤至，相

見語依依。卽此羨閑逸，悵然吟式微。

這種田園風趣的富有，真是摩詰詩中的特色！還有田園樂七首，全以六言出之，更清新有別致：

採菱渡頭風急，策杖林西日斜。杏樹壇邊漁父，桃花源裏人家。——其三

萋萋春草秋綠，落落長松夏寒。牛羊自歸村巷，童稚不識衣冠。——其四

山下孤煙遠村，天邊獨樹高原。一瓢顏回陋巷，五柳先生對門。——其五

桃紅復含宿雨，柳綠更帶春煙。落花家僮未掃，鶯啼山客猶眠。——其六

這樣悠閒淡遠的詩，在他的集中實在多的很。其中除一小部分七言的作品，多是激昂悲壯者外，餘大部分全是這種詩中有畫，字字精微的寫景詩。他如：『遠樹帶行客，孤城當落暉』（送別）『行到水窮處，坐看雲起時』（終南別業）『日落江湖白，潮來天地青』（送邢桂州）『江流天地外，山色有無中』（漢江臨汎）等，都是他寫景的名句。青軒詩輯推重他『遠樹帶行客，孤城當落暉』二句，說『帶字當字極佳，非得畫中三昧者，不能下此二字。』弇州山人稿也說他『江流天地外，山色有無中』二句，是『詩家極俊語，却入畫三昧。』可見他的繪畫給與他寫詩的影響，是非常之大了。

讀了以上所舉的作品，便可以看出他和淵明一樣胸次高曠，所以對於田家生活觀察入微，無時無地都與自然相默合着。在輞川的春之勝景中，他傲倪閒適於其間，『終日無心常自閑』除了『飲酒復垂釣』（答張五弟）以外，只有彈琴賦詩，是他日常生活的資料了。贈裴十迪首四句說：『風景日夕佳，與君賦新詩。澹然望空遠，如意方支頤。』

可算是他行樂的自畫像。我們可以想像出一個閒靜的詩人，在對着自然鑑賞她的美。他這樣愛山水愛美術的結果，所以造成他一種特殊的淡遠閒靜的風格。這另外自然還有一點佛教的影響，他好坐禪念佛，名字便是把維摩詰斬成兩截，以表示這種偏嗜。但他關於談玄說理的詩，却寫得不十分好，茲不贅述。

三

最後，我們要說一說他的樂府詩。樂府本起源於漢時，到魏晉以後文人所作全是摹擬，而且又都不能入樂，幾與徒詩無異。這種摹擬樂府的風氣，到唐代更甚：『唐人的詩多從樂府歌辭入手，後來技術日進，工具漸熟，個人的天才與個人的理解漸漸容易表現出來，詩的範圍方才擴大。詩的內容也就更豐富，更多方了。故樂府詩歌是唐詩的一個大關鍵：詩體的解放多從這裏來，技術的訓練也多從這裏來。』（胡適白話文學史第十二章）原來樂府歌詞的製作，是唐代詩壇上的主要事業。

摩詰受這種影響很大，少年所作，大都是樂府。並且他對於音樂學識，也有相當的素養。舊唐書本傳曾載一件故事：

人有得奏樂圖，不知其名，維視之曰：『霓裳第三疊第一拍也。』好事者集樂工按之，一無差，咸服其精思。

可證他對於音樂的造就，是非常的深。因此，他的樂府詩，都作得不錯。不單代宗嘗在諸王座聽過他的樂章，尤袤全唐詩話卷一又說，李龜年曾在湘中採訪使筵上，也聽過梨園子弟唱他的紅豆生南国，秋風明月苦相思等曲，可見他的歌詩流傳之廣。他少年所作的，如洛陽女兒行，桃源行，燕支行等，雖也膾炙人口，但並不是他很重要的作品；而且唐人所歌的，這種長詩很少，律詩或絕句比較的多。他的送元二使安西一首，在當時最著名，最爲人所稱道：

渭城朝雨浥輕塵，客舍青青柳色新。勸君更盡一杯酒，西出陽關無故人。

這首詩入樂以後，改稱渭城曲或陽關曲。白居易在對酒一詩裏說：

相逢且莫推辭醉，聽唱陽關第四聲。

劉禹錫在與歌者一詩裏說：

舊人惟有何戡在，相與慙懃唱渭城。

當時的人，竟是這樣的推重！無怪胡應麟要尊之以爲盛唐絕句之冠了。我們再看他的寒食汜上作一首：

廣武城邊逢暮春，漢陽歸客淚沾巾。落花寂寂啼山鳥，楊柳青青渡水人。

另外七絕中，他的少年行和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都很著名，均已見前章。這裏我們只再舉出他的隴頭吟：

長城少年游俠客，夜上戍樓看太白。隴頭明月迴臨關，隴上行人夜吹笛。關西老將不勝愁，駐馬聽之雙淚流。身經大小百餘戰，麾下偏裨萬戶侯。蘇武才爲典屬國，節旄空盡海西頭。

在樂府中，他雖不乏豪俠的歌詠，但以全體看來，大部份仍和他的歌詠自然的詩歌，一樣具有閒靜淡遠的特色。我們讀後，只覺意趣幽遠，與衆不同，雖漢以後的樂府多是摹擬，但在摩詰的作品內，却感覺不出一點摹擬的痕迹來。

摩詰是淵明以後歌詠自然的第一大詩人，他的詩，誠如商璠說：『詞秀調雅，意新理愜，在泉爲珠，着壁成繪。一字一句，皆出常境。』五言絕句，實兼有抒情寫景二者之長，外面乾枯，而內部至爲豐腴。這種文體，是外國的複音文字，無論如何也作不出來的；在外國詩人的作品中，自然也不會有像這樣的詩歌了。從前的人，說摩詰的詩像淵明，這不過是指他的五言古詩說的，其實像他的五言絕句，五言律詩，在淵明的集中是尋不出來的。這固然由於時代的關係，但我們要明白他倆的詩的表現根本是不同，淵明所重在『韻致』，摩詰所重在『理趣』，這是二者特殊的區別。只要讀了他倆的詩歌以後，自然會領略出來。

第八章 結論

總上所述，可以知道陶潛與王維的詩，在中古詩歌史上所佔的地位了。他倆的詩，表現雖不同，但在風格上却都是取淡遠閒散，在內容上也是同樣的描寫自然的美。而最可注意的，他倆都身經政局大變動，在作品裏却都絲毫未有時代的反映。這不用我們多爲解釋，顯然是受佛教思潮的影響所致。

鍾嶸評陶潛爲「古今隱逸之宗」，這「隱逸」二字，雖不能包括陶潛的詩歌，然後世山林隱逸一派的詩歌，實皆導源於陶潛。在陶潛以前，只有幽風，是寫田園生活的；只有考槃，是寫隱居之樂的。但那些都是無名詩人所作，我們稱陶潛爲歌詠自然的開山詩祖，他實可當之而無愧。

自晉而後，歌詠自然的詩人便多了。南朝謝靈運的描寫山水，也很能鑑賞自然的美，不過他受辭賦的影響很深，多用駢偶的句子來描摹山水，往往把自然界的景物硬裁割成駢儷的對子，所以

他的成績很不好。與陶潛相比，自然差得遠了。

到了唐代，歌詠自然的詩人更多了。王維而外，孟浩然，儲光義，韋應物，柳宗元等，都是屬於這一派。孟有意學陶，但他受律詩的影響太大，雖力圖擺脫，終未能跳出律詩的圈套，所以結果反而與謝靈運相近。儲的詩，很近於民歌，材料的採取，是注重田園生活，集中歌詠農夫農婦的詩都恰到好處。這一點，很和陶相仿。韋的詩，無論就量或質言，都推五言爲第一，作風極似陶與王。柳的詩，在量或質上，也是以五言爲第一，其清峻的風格，有時還超過孟儲韋三家。在當時，他們都是王的羽翼。

到了宋代，陸游，范成大，楊萬里等，也都以歌詠自然著稱於世。陸的詩，清超拔俗，高於范楊二家；但他詩中的寫實，是間接師承杜甫，這是他和王維以下諸家不同處。范的詩，以歌詠田園的爲最多，也最好；似受儲光義的影響很深。楊的詩，也以歌詠田園爲多，但覺得有點生硬，似較遜於范。此外，明末的錢秉鐙，清代的袁枚，也都很佩服陶潛，他們的詩，也都有一部分是從陶學來。不過他們的詩，沒有以上所說諸家的偉大罷了。

前面緒論中說過，王維以下諸人，只是這一派播鼓吶喊的小卒，他們都是出於陶潛或王維，但

都超不過陶潛和王維的範圍以外。他們作品裏所表現的思想，和給與後世的影響，遠不及陶潛王維的偉大；他們在詩歌史上所佔的地位，也遠不及陶潛與王維的重要了。

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初版

三四一上

平

國學
小叢書

歌詠自然之兩大詩豪一冊

(21024)

每冊定價國幣叁角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著 者 郭 伯 恭

主 編 王 雲 五

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
上海河南路

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
上海及各埠

版 權 所 有
翻 印 必 究

(本書校對者王永榜)

以



華
民

2.24
3